xv6: a simple, Unix-like teaching operating system

Russ Cox Frans Kaashoek Robert Morris

August 31, 2020

翻译人员:

王辉宇,

反馈邮箱: huiyu.w@foxmail.com

前言和致谢

这是一篇为操作系统课准备的原稿,它通过研究名为 xv6 的内核来探索操作系统的主要概念。xv6 是通过对 Dennis Ritchie 和 Ken Thompson 的 Unix Version 6 (v6)[14]为模型来进行组织代码的。xv6 大致沿用了 v6 的结构和风格,但在多核 RISC-V[12]中用 ANSI C[6]实现。

这篇文章应该和 xv6 的源代码一起阅读, 这种方法受到 John Lions Commentary on UNIX 第六版[9]的启发。参见 https://pdos.csail.mit.edu/6.S081, 获取 v6 和 xv6 的在线资源,包括一些 xv6 的实验。

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操作系统课 6.828 和 6.S081 中使用过这篇手稿。我们感谢这些课程的教师、助教和学生,他们都对 xv6 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我们尤其要感谢 Adam Belay、Austin Clements 和 Nickolai Zeldovich。最后,我们要感谢那些通过电子邮件向我们发送文本中的错误或改进建议的人。Abutalib Aghayev、Sebastian Boehm、Anton Burtsev、Raphael Carvalho、Tej Chajed、Rasit Eskicioglu、Color Fuzzy、Giuseppe、Tao Guo、Naoki Hayama、Robert Hilderman、Wolfgang Keller、Austin Liew、Pavan Maddamsetti。Jacek Masiulaniec、Michael McConville、m3hm00d、miguelgvieira、Mark Morrissey、Harry Pan、Askar Safin、Salman Shah、Adeodato Simó、Ruslan Savchenko、Pawel Szczurko、Warren Toomey、tyfkda、zerbib、Xi Wang、Zou Chang Wei。

如果您发现错误或有改进建议,请发邮件给 Frans Kaashoek 和 Robert Morris (kaashoek,rtm@csail.mit.edu)。

目录

v6: a simple, Unix-like teaching operating system	1
前言和致谢	2
Chapter 1 Operating system interfaces	5
1.1 Processes and memory	7
1.2 I/O and File descriptors	9
1.3 Pipes	11
1.4 File system	13
1.5 Real world	15
1.6 Exercises	15
Chapter 2 Operating system organization	16
2.1 Abstracting physical resources	17
2.2 User mode, supervisor mode, and system calls	18
2.3 Kernel organization	18
2.4 Code: xv6 organization	19
2.5 Process overview	20
2.6 Code: starting xv6 and the first process	21
2.7 Real world	22
2.8 Exercises	22
Chapter 3 Page tables	22
3.1 Paging hardware	23
3.2 Kernel address space	25
3.3 Code: creating an address space	26
3.4 Physical memory allocation	27
3.5 Code: Physical memory allocator	27
3.6 Process address space	28
3.7 Code: sbrk	29
3.8 Code: exec	29
3.9 Real world	30
3.10 Exercises	31
Chapter 4 Traps and system calls	32

	4.1 RISC-V trap machinery	32
	4.2 Traps from user space	33
	4.3 Code: Calling system calls	35
	4.5 Traps from kernel space	35
	4.7 Real world	36
	4.8 Exercises	37
CI	hapter 5 Interrupts and device drivers	38
	5.1 Code: Console input	38
	5.2 Code: Console output	39
	5.3 Concurrency in drivers	39
	5.4 Timer interrupts	40
	5.5 Real world	40
	5.6 Exercises	41
CI	hapter 6 Locking	42
	6.1 Race conditions	42
	6.2 Code: Locks	45
	6.3 Code: Using locks	46
	6.4 Deadlock and lock ordering	46
	6.5 Locks and interrupt handlers	47
	6.6 Instruction and memory ordering	48
	6.7 Sleep locks	49
	6.8 Real world	49
	6.9 Exercises	50

Chapter 1 Operating system interfaces

操作系统的工作是在多个程序之间共享一台计算机,并提供一套比硬件单独支持更有用的服务。操作系统管理和抽象低级硬件,因此,例如,文字处理程序(word processor)不需要关心使用的何种磁盘硬件。操作系统在多个程序之间共享硬件,使它们能同时运行(或看起来是同时运行)。最后,操作系统为程序提供了可控的交互方式,使它们能够共享数据或共同工作。

操作系统通过接口为用户程序提供服务。设计一个好的接口很困难的。一方面,我们希望接口是简单而单一的,因为这样更容易得到正确的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想为应用程序提供许多复杂的功能。解决这种矛盾的诀窍是设计出依靠一些机制的接口,这些机制可

以通过组合提高通用性(如管道)。

本书用一个单一的操作系统作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操作系统的概念。该操作系统 xv6 提供了 Ken Thompson 和 Dennis Ritchie 的 Unix 操作系统[14]所介绍的基本接口,同时也模仿了 Unix 的内部设计。Unix 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接口,其机制结合得很好,提供了惊人的通用性。这种接口非常成功,以至于现代操作系统 BSD、Linux、Mac OS X、Solaris,甚至微软 Windows 都有类似 Unix 的接口。理解 xv6 是理解这些系统和许多其它系统的一个良好开端。

如图 1.1 所示, xv6 采用了传统的**内核**形式,内核是一个特殊程序,可以为其他运行进程提供服务。每个正在运行的程序,称为进程,拥有自己的内存,其中包含指令、数据和堆栈。指令实现了程序的计算。数据是计算操作对象。栈允许了函数调用。一台计算机通常有许多进程,但只有一个内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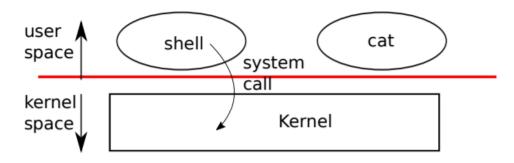


Figure 1.1: A kernel and two user processes.

当一个进程需要调用一个内核服务时,它就会调用**系统调用**,这是操作系统接口中的一个调用。系统调用进入内核,内核执行服务并返回。因此,一个进程在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中交替执行。

内核使用 CPU¹ 提供的硬件保护机制来确保在用户空间中执行的每个进程只能访问其自己的内存。内核运行时拥有硬件特权,可以访问这些受到保护的资源;用户程序执行时没有这些特权。当用户程序调用系统调用(接口)时,硬件提高特权级别并开始执行内核中预先安排的函数。

内核提供的系统调用集合是用户程序看到的接口。xv6 内核提供了传统 Unix 内核所提供的服务和系统调用的一个子集。图 1.2 列出了 xv6 的所有系统调用。

系统调用	描述
int fork()	创建一个进程,返回子进程的 PID
int exit(int status)	终止当前进程,status 传递给 wait()。不会返回
int kill(int pid)	终止给定 PID 的进程,成功返回 0,失败返回-1
int getpid()	返回当前进程的 PID
int sleep(int n)	睡眠 n 个时钟周期
int exec(char *file, char *argv[])	通过给定参数加载并执行一个文件;只在错误是返回
char *sbrk(int n)	使进程内存增加 n 字节,返回新内存的起始地址
int write(int fd, char *buf, int n)	将 buf 中 n 字节写入到文件描述符中;返回 n

¹ 本文一般用 CPU 中央处理单元的缩写来指代执行计算的硬件元素。其他文本(如 RISC-V 规范)也使用处理器、内核和 hart 等词代替 CPU。

6

int read(int fd, char *buf, int n)	从文件描述符中读取 n 字节到 buf;返回读取字节数,文件结束为 0
int close(int fd)	释放一个文件描述符
int dup(int fd)	返回一个新文件描述符,其引用与 fd 相同的文件
int pipe(int p[])	创建管道,将读/写文件描述符放置在 p[0]和 p[1]
int chdir(char *dir)	改变当前目录
int mkdir(char *dir)	创建新目录
int mknod(char *file, int, int)	创建新设备文件
int fstat(int fd, struct stat *st)	将打开的文件的信息放置在*st 中
int stat(char *file, struct stat *st)	将命名文件信息放置在*st 中
int link(char *file1, char * file2)	为文件 file1 创建一个新的名称(file2)
int unlink(char *file)	移除一个文件

Figure 1.2 xv6 系统调用.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这些调用成功返回 0, 失败返回-1

本章其余部分概述了 xv6 的服务进程、内存、文件描述符、管道和文件系统,并通过代码片段和讨论 shell (Unix 的命令行用户接口),以及使用它们。shell 对系统调用的使用说明了系统调用是如何被精心设计的。

shell 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它从用户那里读取命令并执行它们。shell 是一个用户程序,而不是内核的一部分,这一事实说明了系统调用接口的强大功能:shell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也意味着外壳很容易更换;因此,现代 Unix 系统有许多 shell 可供选择,每个 shell 都有自己的用户界面和脚本特性。xv6 shell 是 Unix Bourne shell 的一个简单实现。它的实现可以在(user/sh.c:1)找到。

1.1 Processes and memory

一个 xv6 进程由用户空间内存(指令、数据和堆栈)和内核私有的进程状态组成。Xv6 的进程共享 cpu, 它透明地切换当前 cpu 正在执行的进程。当一个进程暂时不使用 cpu 时, xv6 会保存它的 CPU 寄存器,在下次运行该进程时恢复它们。内核为每个进程关联一个 **PID**(进程标识符)。

可以使用 fork 系统调用创建一个新的进程。Fork 创建的新进程,称为子进程,其内存内容与调用的进程完全相同,原进程被称为父进程。在父进程和子进程中,fork 都会返回。在父进程中,fork 返回子进程的 PID;在子进程中,fork 返回 0。例如,考虑以下用 C 编程语言编写的程序片段[6]。

```
int pid = fork();
if (pid > 0)
{
    printf("parent: child=%d\n", pid);
    pid = wait((int *)0);
    printf("child %d is done\n", pid);
```

```
}
else if (pid == 0)
{
    printf("child: exiting\n");
    exit(0);
}
else
{
    printf("fork error\n");
}
```

exit 系统调用退出调用进程,并释放资源,如内存和打开的文件。exit 需要一个整数状态参数,通常 0 表示成功,1 表示失败。wait 系统调用返回当前进程的一个已退出(或被杀死)的子进程的 PID,并将该子进程的退出状态码复制到一个地址,该地址由 wait 参数提供;如果调用者的子进程都没有退出,则 wait 等待一个子进程退出。如果调用者没有子进程, wait 立即返回-1。如果父进程不关心子进程的退出状态,可以传递一个 0 地址给 wait。

在上面的例子中, 输出为:

```
parent: child=3884
child: exiting
child 3884 is done
```

可能会以任何一种顺序输出,这取决于是父进程还是子进程先执行它的 printf 调用。在子程序退出后,父进程的 wait 返回,父进程执行 printf。

虽然子进程最初与父进程拥有相同的内存内容, 但父进程和子进程是在不同的内存和不同的寄存器中执行的: 改变其中一个进程中的变量不会影响另一个进程。例如, 当 wait 的返回值存储到父进程的 pid 变量中时, 并不会改变子进程中的变量 pid。子进程中的 pid 值仍然为零。

exec 系统调用使用新内存映像来替换进程的内存, 新内存映像从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中进行读取。这个文件必须有特定的格式,它指定了文件中哪部分存放指令,哪部分是数据,在哪条指令开始,等等。xv6 使用 ELF 格式,第 3 章将详细讨论。当 **exec** 成功时,它并不返回到调用程序;相反,从文件中加载的指令在 ELF 头声明的入口点开始执行。**exec** 需要两个参数:包含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名和一个字符串参数数组。例如:

```
char *argv[3];
argv[0] = "echo";
argv[1] = "hello";
argv[2] = 0;
exec("/bin/echo", argv);
printf("exec error\n");
```

上述代码会执行/bin/echo 程序,并将 argv 数组作为参数。大多数程序都会忽略参数数组的第一个元素,也就是程序名称。

xv6 shell 使用上述调用来在用户空间运行程序。shell 的主结构很简单,参见 main(user/sh.c:145)。主循环用 getcmd 读取用户的一行输入,然后调用 fork,创建 shell 副本。父进程调用 wait,而子进程则运行命令。例如,如果用户向 shell 输入了 echo hello,

那么就会调用 runcmd,参数为 echo hello。runcmd (user/sh.c:58) 运行实际的命令。对于 echo hello,它会调用 exec (user/sh.c:78)。如果 exec 成功,那么子进程将执行 echo 程序的指令,而不是 runcmd 的。在某些时候,echo 会调用 exit,这将使父程序从 main(user/sh.c:145) 中的 wait 返回。

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 **fork** 和 **exec** 没有结合在一次调用中,我们后面会看到 shell 在实现 I/O 重定向时利用了这种分离的特性。为了避免创建相同进程并立即替换它(使用 exec)所带来的浪费,内核通过使用虚拟内存技术(如 copy-on-write)来优化这种用例的 fork 实现(见 4.6 节)。

Xv6 隐式分配大部分用户空间内存: **fork** 复制父进程的内存到子进程, **exec** 分配足够的内存来容纳可执行文件。一个进程如果在运行时需要更多的内存(可能是为了 **malloc**),可以调用 sbrk(n)将其数据内存增长 n 个字节; sbrk 返回新内存的位置。

1.2 I/O and File descriptors

文件描述符是一个小整数,代表一个可由进程读取或写入的内核管理对象。一个进程可以通过打开一个文件、目录、设备,或者通过创建一个管道,或者通过复制一个现有的描述符来获得一个文件描述符。为了简单起见,我们通常将文件描述符所指向的对象称为文件;文件描述符接口将文件、管道和设备之间的差异抽象化,使它们看起来都像字节流。我们把输入和输出称为 I/O。

在内部,xv6内核为每一个进程单独维护一个以文件描述符为索引的表,因此每个进程都有一个从0开始的文件描述符私有空间。按照约定,一个进程从文件描述符0(标准输入)读取数据,向文件描述符1(标准输出)写入输出,向文件描述符2(标准错误)写入错误信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shell利用这个约定来实现I/O重定向和管道。shell确保自己总是有三个文件描述符打开(user/sh.c:151),这些文件描述符默认是控制台的文件描述符。

read/write 系统调用可以从文件描述符指向的文件读写数据。调用 read(fd, buf, n)从文件描述符 fd 中读取不超过 n 个字节的数据,将它们复制到 buf 中,并返回读取的字节数。每个引用文件的文件描述符都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偏移量。读取从当前文件偏移量中读取数据,然后按读取的字节数推进偏移量,随后的读取将返回上次读取之后的数据。当没有更多的字节可读时,读返回零,表示文件的结束。

write(fd, buf, n)表示将 buf 中的 n 个字节写入文件描述符 fd 中, 并返回写入的字节数。若写入字节数小于 n 则该次写入发生错误。和 read 一样,write 在当前文件偏移量处写入数据,然后按写入的字节数将偏移量向前推进:每次写入都从上一次写入的地方开始。

下面的程序片段(程序 cat 的核心代码)将数据从其标准输入复制到其标准输出。如果出现错误,它会向标准错误写入一条消息。

```
char buf[512];
int n;
for (;;)
{
    n = read(0, buf, sizeof buf);
    if (n == 0)
        break;
```

```
if (n < 0)
{
         fprintf(2, "read error\n");
         exit(1);
}
if (write(1, buf, n) != n)
{
         fprintf(2, "write error\n");
         exit(1);
}</pre>
```

在这个代码片段中,需要注意的是, cat 不知道它是从文件、控制台还是管道中读取的。同样, cat 也不知道它是在打印到控制台、文件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文件描述符的使用和 0 代表输入,1 代表输出的约定,使得 cat 可以很容易实现。

close 系统调用会释放一个文件描述符,使它可以被以后的 open、pipe 或 dup 系统调用所重用(见下文)。新分配的文件描述符总是当前进程中最小的未使用描述符。

文件描述符和 fork 相互作用,使 I/O 重定向易于实现。Fork 将父进程的文件描述符表和它的内存一起复制,这样子进程开始时打开的文件和父进程完全一样。系统调用 exec 替换调用进程的内存,但会保留文件描述符表。这种行为允许 shell 通过 fork 实现 I/O 重定向,在子进程中重新打开所选的文件描述符,然后调用 exec 运行新程序。下面是 shell 运行 cat < input.txt 命令的简化版代码。

在子进程关闭文件描述符 0 后, open 保证对新打开的 input.txt 使用该文件描述符 0。因为此时 0 将是最小的可用文件描述符。然后 Cat 执行时,文件描述符 0(标准输入)引用 input.txt。这不会改变父进程的文件描述符,它只会修改子进程的描述符。

xv6 shell 中的 I/O 重定向代码正是以这种方式工作的(user/sh.c:82)。回想一下 shell 的代码, shell 已经 **fork** 子 shell, **runcmd** 将调用 **exec** 来加载新的程序。

open 的第二个参数由一组用位表示的标志组成,用来控制 **open** 的工作。可能的值在文件控制(fcntl)头(kernel/fcntl.h:1-5)中定义。**O_RDONLY, O_WRONLY, O_RDWR, O_CREATE**, 和 **O_TRUNC**, 它们指定 open 打开文件时的功能,读,写,读和写,如果文件不存在创建文件,将文件截断为零。

现在应该清楚为什么 fork 和 exec 是分开调用的: 在这两个调用之间, shell 有机会重定

向子进程的 I/O,而不干扰父进程的 I/O 设置。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由 fork 和 exec 组成的系统调用 forkexec,但是用这种调用来做 I/O 重定向似乎很笨拙。shell 在调用 forkexec 之前修改自己的 I/O 设置(然后取消这些修改),或者 forkexec 可以将 I/O 重定向的指令作为参数,或者(最糟糕的方案)每个程序(比如 cat)都需要自己做 I/O 重定向。

虽然 fork 复制了文件描述符表,但每个底层文件的偏移量都是父子共享的。想一想下面的代码。

```
if (fork() == 0)
{
    write(1, "hello ", 6);
    exit(0);
}
else
{
    wait(0);
    write(1, "world\n", 6);
}
```

在这个片段的最后,文件描述符 1 所引用的文件将包含数据 hello world。父文件中的write(由于有了 wait,只有在子文件完成后才会运行)会从子文件的 write 结束的地方开始。这种行为有助于从 shell 命令的序列中产生有序的输出,比如(echo hello; echo world) >output.txt。

dup 系统调用复制一个现有的文件描述符,返回一个新的描述符,它指向同一个底层 I/O 对象。两个文件描述符共享一个偏移量,就像被 **fork** 复制的文件描述符一样。这是将 hello world 写进文件的另一种方法。

```
fd = dup(1);
write(1, "hello ", 6);
write(fd, "world\n", 6);
```

如果两个文件描述符是通过一系列的 fork 和 dup 调用从同一个原始文件描述符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两个文件描述符共享一个偏移量。否则,文件描述符不共享偏移量,即使它们是由同一个文件的打开调用产生的。 Dup 允许 shell 实现这样的命令: Is existing-file non-existing-file > tmp1 2>&1。2>&1 表示 2 是 1 的复制品(dup(1)),即重定向错误信息到标准输出,已存在文件的名称和不存在文件的错误信息都会显示在文件 tmp1 中。xv6 shell不支持错误文件描述符的 I/O 重定向,但现在你知道如何实现它了。

文件描述符是一个强大的抽象,因为它们隐藏了它们连接的细节:一个向文件描述符 1 写入的进程可能是在向一个文件、控制台等设备或向一个管道写入。

1.3 Pipes

管道是一个小的内核缓冲区,作为一对文件描述符暴露给进程,一个用于读,一个用于写。将数据写入管道的一端就可以从管道的另一端读取数据。管道为进程提供了一种通信方式。

下面的示例代码运行程序wc,标准输入连接到管道的读取端。

```
int p[2];
char *argv[2];
argv[0] = "wc";
argv[1] = 0;
pipe(p);
if (fork() == 0)
   close(0); // 释放文件描述符 0
   dup(p[0]); // 复制一个p[0](管道读端),此时文件描述符 0(标准输入)也
                 引用管道读端, 故改变了标准输入。
   close(p[0]);
   close(p[1]);
   exec("/bin/wc", argv); // wc 从标准输入读取数据,并写入到参数中的每
                       // 一个文件
else
   close(p[0]);
   write(p[1], "hello world\n", 12);
   close(p[1]);
```

程序调用 pipe, 创建一个新的管道,并将读写文件描述符记录在数组 p 中,经过 fork 后,父进程和子进程的文件描述符都指向管道。子进程调用 close 和 dup 使文件描述符 0 引用管道的读端,并关闭 p 中的文件描述符,并调用 exec 运行 wc。当 wc 从其标准输入端读取时,它将从管道中读取。父进程关闭管道的读端,向管道写入,然后关闭写端。

如果没有数据可用,管道上的 **read** 会等待数据被写入,或者等待所有指向写端的文件描述符被关闭;在后一种情况下,读将返回 0,就像数据文件的结束一样。事实上,如果没有数据写入,读会无限阻塞,直到新数据不可能到达为止(写端被关闭),这也是子进程在执行上面的 **wc** 之前关闭管道的写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 wc 的一个文件描述符仍然引用了管道的写端,那么 **wc** 将永远看不到文件的关闭(被自己阻塞)。

xv6 的 shell 实现了管道,如 grep fork sh.c | wc -I, shell 的实现类似于上面的代码 (user/sh.c:100)。执行 shell 的子进程创建一个管道来连接管道的左端和右端(去看源码,不看难懂)。然后,它在管道左端(写入端)调用 fork 和 runcmd,在右端(读取端)调用 fork 和 runcmd,并等待两者的完成 2 。管道的右端(读取端)可以是一个命令,也可以是包含管道的多个命令(例如, $\mathbf{a} \mid \mathbf{b} \mid \mathbf{c}$),它又会分叉为两个新的子进程(一个是 \mathbf{b} ,一个是 \mathbf{c})。因此,shell 可以创建一棵进程树。这棵树的叶子是命令,内部(非叶子)节点是等待左右子进程完成的进程。

12

² 读取端会因为管道无数据且输入端未关闭而阻塞,即只能等待左边的命令执行完才能执行右边的命令,写入端需要将自己的输出写入到管道,或者关闭管道,右边的命令读取管道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输入(可以没有参数),

原则上,我们可以让内部节点(非叶节点)运行管道的左端,但这样的实现会更加复杂。 考虑只做以下修改:修改 sh.c,使其不为 runcmd(p->left) fork 进程,直接递归运行 runcmd(p->left)。像这样,echo hi | wc 不会产生输出,因为当 echo hi 在 runcmd 中退出时,内部进程会退出,而不会调用 fork 来运行管道的右端。这种不正确的行为可以通过不在 runcmd 中为内部进程调用 exit 来修正,但是这种修正会使代码变得复杂:runcmd 需要知道该进程是否是内部进程(非叶节点)。当不为 runcmd(p->right) fork 进程时,也会出现复杂的情况。像这样的修改,sleep 10 | echo hi 就会立即打印出 hi,而不是 10 秒后,因为 echo 会立即运行并退出,而不是等待 sleep 结束。由于 sh.c 的目标是尽可能的简单,所以它并没有试图避免创建内部进程。

管道似乎没有比临时文件拥有更多的功能:

echo hello world | wc

不使用管道:

echo hello world >/tmp/xyz; wc </tmp/xyz

在这种情况下,管道比临时文件至少有四个优势。首先,管道会自动清理自己;如果是文件重定向,shell 在完成后必须小心翼翼地删除/tmp/xyz。第二,管道可以传递任意长的数据流,而文件重定向则需要磁盘上有足够的空闲空间来存储所有数据。第三,管道可以分阶段的并行执行,而文件方式则需要在第二个程序开始之前完成第一个程序。第四,如果你要实现进程间的通信,管道阻塞读写比文件的非阻塞语义更有效率。

1.4 File system

xv6 文件系统包含了数据文件(拥有字节数组)和目录(拥有对数据文件和其他目录的命名引用)。这些目录形成一棵树,从一个被称为根目录的特殊目录开始。像/a/b/c 这样的路径指的是根目录/中的 a 目录中的 b 目录中的名为 c 的文件或目录。不以/开头的路径是相对于调用进程的当前目录进行计算其绝对位置的,可以通过 chdir 系统调用来改变进程的当前目录。下面两个 open 打开了同一个文件(假设所有涉及的目录都存在)。

```
chdir("/a");
chdir("b");
open("c", O_RDONLY);
open("/a/b/c", O_RDONLY);
```

前两行将进程的当前目录改为/a/b;后面两行既不引用也不改变进程的当前目录。

有一些系统调用来可以创建新的文件和目录: mkdir 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用 O_CREATE 标志创建并打开一个新的数据文件, 以及 mknod 创建一个新的设备文件。这个例子说明了这两个系统调用的使用。

```
mkdir("/dir");
fd = open("/dir/file", O_CREATE | O_WRONLY);
close(fd);
mknod("/console", 1, 1);
```

mknod 创建了一个引用设备的特殊文件。与设备文件相关联的是主要设备号和次要设

备号(**mknod** 的两个参数),它们唯一地标识一个内核设备。当一个进程打开设备文件后,内核会将系统的读写调用转移到内核设备实现上,而不是将它们传递给文件系统。

文件名称与文件是不同的;底层文件(非磁盘上的文件)被称为 inode³,一个 inode 可以有多个名称,称为链接。每个链接由目录中的一个项组成;该项包含一个文件名和对 inode 的引用。inode 保存着一个文件的 *metadata* (元数据),包括它的类型 (文件或目录或设备),它的长度,文件内容在磁盘上的位置,以及文件的链接数量。

fstat 系统调用从文件描述符引用的 inode 中检索信息。它定义在 **stat.h** (kernel/stat.h) 的 **stat** 结构中:

link 系统调用创建了一个引用了同一个 inode 的文件(文件名)。下面的片段创建了引用了同一个 inode 两个文件 a 和 b。

```
open("a", O_CREATE | O_WRONLY);
link("a", "b");
```

读写 a 与读写 b 是一样的,每个 inode 都有一个唯一的 inode 号来标识。经过上面的代码序列后,可以通过检查 fstat 的结果来确定 a 和 b 指的是同一个底层内容:两者将返回相同的 inode 号(**ino**),并且 nlink 计数为 2。

unlink 系统调用会从文件系统中删除一个文件名。只有当文件的链接数为零且没有文件描述符引用它时,文件的 inode 和存放其内容的磁盘空间才会被释放。

```
unlink("a");
```

上面这行代码会删除 a, 此时只有 b 会引用 inode。

```
fd = open("/tmp/xyz", O_CREATE | O_RDWR);
unlink("/tmp/xyz");
```

这段代码是创建一个临时文件的一种惯用方式,它创建了一个无名称 inode,故会在进程关闭 **fd** 或者退出时删除文件。

Unix 提供了 shell 可调用的文件操作程序,作为用户级程序,例如 **mkdir**、**In** 和 **rm**。这种设计允许任何人通过添加新的用户级程序来扩展命令行接口。现在看来,这个设计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 Unix 时期设计的其他系统通常将这类命令内置到 shell 中(并将 shell 内

³ Inode 是 linux 和类 unix 操作系统用来储存除了文件名和实际数据的数据结构,它是用来连接实际数据 和文件名的。

置到内核中)。

1.5 Real world

Unix 将标准文件描述符、管道和方便的 shell 语法结合起来进行操作,是编写通用可重用程序的一大进步。这个想法引发了一种软件工具文化,这也是 Unix 强大和流行的主要原因,而 shell 是第一种所谓的脚本语言。Unix 系统调用接口今天仍然存在于 BSD、Linux 和 Mac OS X 等系统中。

Xv6 并不符合 POSIX 标准: 它缺少许多系统调用(包括基本的系统调用,如 Iseek),而且它提供的许多系统调用与标准不同。我们对 xv6 的主要目标是简单明了,同时提供一个简单的类似 UNIX 的系统调用接口。一些人已经添加了一些系统调用和一个简单的 C 库扩展了 xv6,以便运行基本的 Unix 程序。然而,现代内核比 xv6 提供了更多的系统调用和更多种类的内核服务。例如,它们支持网络、窗口系统、用户级线程、许多设备的驱动程序等等。现代内核不断快速发展,并提供了许多超越 POSIX 的功能。

Unix 用一套文件名和文件描述符接口统一了对多种类型资源(文件、目录和设备)的访问。这个思想可以扩展到更多种类的资源,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Plan 9[13],它把资源就是文件的概念应用到网络、图形等方面。然而,大多数 Unix 衍生的操作系统都没有遵循这一路线。

文件系统和文件描述符已经是强大的抽象。即便如此,操作系统接口还有其他模式。 Multics 是 Unix 的前身,它以一种使文件存储看起来像内存的方式抽象了文件存储,产生了 一种截然不同的接口。Multics 设计的复杂性直接影响了 Unix 的设计者,他们试图建立一些 更简单的东西。

Xv6 没有用户系统;用 Unix 的术语来说,所有的 xv6 进程都以 root 身份运行。

本书研究的是 xv6 如何实现其类似 Unix 的接口,但其思想和概念不仅仅适用于 Unix。任何操作系统都必须将进程复用到底层硬件上,将进程相互隔离,并提供受控进程间通信的机制。在学习了 xv6 之后, 您应该能够研究其他更复杂的操作系统, 并在这些系统中看到 xv6 的基本概念。

1.6 Exercises

1. 使用 UNIX 的系统调用,编写一个程序,可以在两个进程中通过管道交换一个字节的,测试它的一秒中交换次数的性能。

Chapter 2 Operating system organization

操作系统的一个关键要求是同时支持几个活动。例如,使用第 1 章中描述的系统调用接口,一个进程可以用 fork 创建新进程。操作系统必须在这些进程之间分时共享计算机的资源。例如,即使进程的数量多于硬件 CPU 的数量,操作系统也必须保证所有的进程都有机会执行。操作系统还必须安排进程之间的隔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进程出现了 bug 并发生了故障,不应该影响不依赖 bug 进程的进程。然而,隔离性太强了也不可取,因为进程间可能需要进行交互,例如管道。因此,一个操作系统必须满足三个要求:多路复用、隔离和交互。

本章概述了如何组织操作系统来实现这三个要求。现实中有很多方法,但本文主要介绍以宏内核⁴为中心的主流设计,很多 Unix 操作系统都采用这种设计。本章还介绍了 xv6 进程的概述, xv6 进程是 xv6 中的隔离单元, 以及 xv6 启动时第一个进程的创建。

16

⁴ 与微内核设计理念相对应的理念,这也是一个源自操作系统级别的概念。对于宏内核来说,整个操作系统就是一个整体,包括了进程管理、内存管理、文件系统等等

Xv6 运行在多核⁵RISC-V 微处理器上,它的许多底层功能 (例如,它的进程实现)是 RISC-V 所特有的。RISC-V 是一个 64 位的 CPU, xv6 是用 "LP64 "C 语言编写的,这意味着 C 编程语言中的 long(L)和指针(P)是 64 位的,但 int 是 32 位的。本书假定读者在某种架构上做过一点机器级的编程,并懂一些 RISC-V 特有的思想。RISC-V 有用的参考资料是 "The RISC-V Reader,An Open Architecture Attlas" [12]。用户级 ISA[2]和特权架构[1]是官方规范。

一台完整的计算机中的 CPU 周围都是硬件, 其中大部分是 I/O 接口的形式。Xv6 编写的代码是基于通过"-machine virt "选项的 qemu。这包括 RAM、包含启动代码的 ROM、与用户键盘/屏幕的串行连接以及用于存储的磁盘。

2.1 Abstracting physical resources

遇到一个操作系统,人们可能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需要它呢?答案是,我们可以把图 1.2 中的系统调用作为一个库来实现,应用程序与之连接。在这个想法中,每个应用程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自己的库。应用程序可以直接与硬件资源进行交互,并以最适合应用程序的方式使用这些资源(例如,实现高性能)。一些用于嵌入式设备或实时系统的操作系统就是以这种方式组织的。

这种系统库方式的缺点是,如果有多个应用程序在运行,这些应用程序必须正确执行。例如,每个应用程序必须定期放弃 CPU,以便其他应用程序能够运行。如果所有的应用程序都相互信任并且没有 bug,这样的 *cooperative* 分时方案可能是 OK 的。更典型的情况是,应用程序之间互不信任,并且有 bug,所以人们通常希望比 *cooperative* 方案提供更强的隔离性。

为了实现强隔离,禁止应用程序直接访问敏感的硬件资源,而将资源抽象为服务是很有帮助的。例如,Unix 应用程序只通过文件系统的 open、read、write 和 close 系统调用与文件系统进行交互,而不是直接读写磁盘。这为应用程序带来了路径名的便利,而且它允许操作系统(作为接口的实现者)管理磁盘。即使不考虑隔离问题,那些有意交互的程序(或者只是希望互不干扰)很可能会发现文件系统是一个比直接使用磁盘更方便的抽象。

同样, Unix 在进程之间透明地切换硬件 CPU, 必要时保存和恢复寄存器状态,这样应用程序就不必意识到时间共享。这种透明性允许操作系统共享 CPU,即使一些应用程序处于无限循环中。

另一个例子是,Unix 进程使用 **exec** 来建立它们的内存映像,而不是直接与物理内存交互。这使得操作系统可以决定将进程放在内存的什么位置;如果内存紧张,操作系统甚至可能将进程的部分数据存储在磁盘上。**Exec** 还允许用户将可执行文件储存在文件系统中。

Unix 进程之间的许多形式的交互都是通过文件描述符进行的。文件描述符不仅可以抽象出许多细节(例如,管道或文件中的数据存储在哪里),而且它们的定义方式也可以简化交互。例如,如果管道中的一个应用程序崩溃了,内核就会为管道中的另一个进程产生一个文件结束信号。

图 1.2 中的系统调用接口经过精心设计, 既为程序员提供了便利, 又提供了强隔离的可

⁵ 本文所说的 "多核 "是指多个共享内存但并行执行的 CPU,每个 CPU 都有自己的一套寄存器。本文有时使用多处理器一词作为多核的同义词,但多处理器也可以更具体地指具有多个不同处理器芯片的计算机。

2.2 User mode, supervisor mode, and system calls

强隔离要求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之间有一个分界线。如果应用程序发生错误,我们不希望操作系统崩溃,也不希望其他应用程序崩溃。相反,操作系统应该能够清理崩溃的应用程序并继续运行其他应用程序。为了实现强隔离,操作系统必须安排应用程序不能修改(甚至不能读取)操作系统的数据结构和指令,应用程序不能访问其他进程的内存。

CPU 提供了强隔离的硬件支持。例如,RISC-V 有三种模式,CPU 可以执行指令: **机器模式、监督者(supervisor)模式**和用户模式。在机器模式下执行的指令具有完全的权限,一个 CPU 在机器模式下启动。机器模式主要用于配置计算机。Xv6 会在机器模式下执行几条指令,然后转为监督者模式。

在监督者(supervisor)模式下,CPU 被允许执行特权指令:例如,启用和禁用中断,读写保存页表地址的寄存器等。如果用户模式下的应用程序试图执行一条特权指令,CPU 不会执行该指令,而是切换到监督者模式,这样监督者模式的代码就可以终止应用程序,因为它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第1章的图1.1说明了这种组织方式。一个应用程序只能执行用户模式的指令(如数字相加等),被称为运行在用户空间,而处于监督者模式的软件也可以执行特权指令,被称为运行在内核空间。运行在内核空间(或监督者模式)的软件称为内核。

一个应用程序如果要调用内核函数(如 xv6 中的读系统调用),必须过渡到内核。CPU 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指令,可以将 CPU 从用户模式切换到监督模式,并在内核指定的入口处 进入内核。(RISC-V 为此提供了 ecall 指令。)一旦 CPU 切换到监督者模式,内核就可以验证 系统调用的参数,决定是否允许应用程序执行请求的操作,然后拒绝或执行该操作。内核控 制监督者模式的入口点是很重要的;如果应用程序可以决定内核的入口点,那么恶意应用程 序就能够进入内核,例如,通过跳过参数验证而进入内核。

2.3 Kernel organization

一个关键的设计问题是操作系统的哪一部分应该在监督者模式下运行。一种可能是整个操作系统驻留在内核中,这样所有系统调用的实现都在监督者模式下运行。这种组织方式称为**宏内核**。

在这种组织方式中,整个操作系统以全硬件权限运行。这种组织方式很方便,因为操作系统设计者不必决定操作系统的哪一部分不需要全硬件权限。此外,操作系统的不同部分更容易合作。例如,一个操作系统可能有一个缓冲区,缓存文件系统和虚拟内存系统共享的数据。

宏内核组织方式的一个缺点是操作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接口通常是复杂的(我们将在本文的其余部分看到),因此操作系统开发者很容易写 bug。在宏内核中,一个错误是致命的,因为监督者模式下的错误往往会导致内核崩溃。如果内核崩溃,计算机就会停止工作,因此所有的应用程序也会崩溃。计算机必须重启。

为了降低内核出错的风险,操作系统设计者可以尽量减少在监督者模式下运行的操作系统代码量,而在用户模式下执行操作系统的大部分代码。这种内核组织方式称为**微内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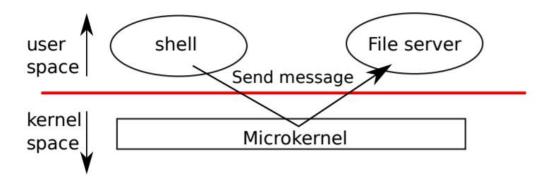


Figure 2.1: A microkernel with a file-system server

图 2.1 说明了这种微内核设计。在图中,文件系统作为一个用户级进程运行。作为进程运行的 OS 服务称为服务器。为了让应用程序与文件服务器进行交互,内核提供了一种进程间通信机制,用于从一个用户模式进程向另一个进程发送消息。例如,如果一个像 shell 这样的应用程序想要读写文件,它就会向文件服务器发送一个消息,并等待响应。

在微内核中,内核接口由一些低级函数组成,用于启动应用程序、发送消息、访问设备 硬件等。这种组织方式使得内核相对简单,因为大部分操作系统驻留在用户级服务器中。

xv6 和大多数 Unix 操作系统一样,是以宏内核的形式实现的。因此,xv6 内核接口与操作系统接口相对应,内核实现了完整的操作系统。由于 xv6 不提供很多服务,所以它的内核比一些微内核要小,但从概念上讲 xv6 是宏内核。

2.4 Code: xv6 organization

xv6 内核源码在 kernel/子目录下。按照模块化的概念,源码被分成了多个文件,图 2.2 列出了这些文件。模块间的接口在 defs.h(kernel/defs.h)中定义。

File	Description
bio.c	Disk block cache for the file system.
console.c	Connect to the user keyboard and screen.
entry.S	Very first boot instructions.
exec.c	exec() system call.
file.c	File descriptor support.
fs.c	File system.
kalloc.c	Physical page allocator.
kernelvec.S	Handle traps from kernel, and timer interrupts.
log.c	File system logging and crash recovery.
main.c	Control initialization of other modules during boot.
pipe.c	Pipes.
plic.c	RISC-V interrupt controller.
printf.c	Formatted output to the console.
proc.c	Processes and scheduling.
sleeplock.c	Locks that yield the CPU.
spinlock.c	Locks that don't yield the CPU.
start.c	Early machine-mode boot code.
string.c	C string and byte-array library.
swtch.S	Thread switching.
syscall.c	Dispatch system calls to handling function.
sysfile.c	File-related system calls.
sysproc.c	Process-related system calls.
trampoline.S	Assembly code to switch between user and kernel.
trap.c	C code to handle and return from traps and interrupts.
uart.c	Serial-port console device driver.
virtio_disk.c	Disk device driver.
vm.c	Manage page tables and address spaces.

Figure 2.2: Xv6 kernel source files.

2.5 Process overview

xv6 中的隔离单位 (和其他 Unix 操作系统一样) 是一个进程。进程抽象可以防止一个进程破坏或监视另一个进程的内存、CPU、文件描述符等。它还可以防止进程破坏内核,所以进程不能破坏内核的隔离机制。内核必须小心翼翼地实现进程抽象,因为一个错误或恶意的应用程序可能会欺骗内核或硬件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例如,规避隔离)。内核用来实现进程的机制包括:用户/监督模式标志、地址空间和线程的时间分割。

为了帮助实施隔离,进程抽象为程序提供了一种错觉,即它有自己的私有机器。一个进程为程序提供了一个看似私有的内存系统,或者说是地址空间,其他进程不能对其进行读写。进程还为程序提供了"私有"的 CPU,用来执行程序的指令。

Xv6 使用页表 (由硬件实现) 给每个进程提供自己的地址空间。RISC-V 页表将*虚拟地址* (RISC-V 指令操作的地址)转换(或 "映射")为**物理地址**(CPU 芯片发送到主存储器的地址)。

Xv6 为每个进程维护一个单独的页表,定义该进程的地址空间。如图 2.3 所示,进程的用户空间内存的地址空间从虚拟地址 0 开始的。指令存放在最前面,其次是全局变量,然后是栈,最后是一个堆区(用于 malloc),进程可以根据需要扩展。有一些因素限制了进程地址空间的最大长度:RISC-V 上的指针是 64 位宽;硬件在页表中查找虚拟地址时只使用低的

39 位; xv6 只使用 39 位中的 38 位。因此,最大地址是 2^{38} -1 = 0x3fffffffff,也就是 MAXVA (kernel/riscv.h:348)。在地址空间的顶端,xv6 保留了一页,用于 *trampoline* 和映射进程 trapframe 的页,以便切换到内核,我们将在第 4 章中解释。

xv6 内核为每个进程维护了许多状态,它将这些状态在 proc 结构体中(kernel/proc.h:86)。一个进程最重要的内核状态是它的页表、内核栈和运行状态。我们用 p->xxx 来表示 proc 结构的元素,例如,p->pagetable 是指向进程页表的指针。

每个进程都有一个执行线程(简称线程),执行进程的指令。一个线程可以被暂停,然后再恢复。为了在进程之间透明地切换,内核会暂停当前运行的线程,并恢复另一个进程的线程。线程的大部分状态(局部变量、函数调用返回地址)都存储在线程的栈中。每个进程有两个栈:用户栈和内核栈(p->kstack)。当进程在执行用户指令时,只有它的用户栈在使用,而它的内核栈是空的。当进程进入内核时(为了系统调用或中断),内核代码在进程的内核栈上执行;当进程在内核中时,它的用户栈仍然包含保存的数据,但不被主动使用。进程的线程在用户栈和内核栈中交替执行。内核栈是独立的(并且受到保护,不受用户代码的影响),所以即使一个进程用户栈被破坏了,内核也可以执行。

一个进程可以通过执行 RISC-V ecall 指令进行系统调用。该指令提高硬件权限级别,并将程序计数器改变为内核定义的入口点。入口点的代码会切换到内核栈,并执行实现系统调用的内核指令。当系统调用完成后,内核切换回用户栈,并通过调用 sret 指令返回用户空间,降低硬件特权级别,恢复执行系统调用前的用户指令。进程的线程可以在内核中阻塞等待 I/O,当 I/O 完成后,再从离开的地方恢复。

p->state 表示进程是创建、就绪、运行、等待 I/O, 还是退出。

p->pagetable 以 RISC-V 硬件需要的格式保存进程的页表, 当进程在用户空间执行时, xv6 使分页硬件使用进程的 **p->pagetable**。进程的页表也会记录分配给该进程内存的物理页地址。

2.6 Code: starting xv6 and the first process

为了使 xv6 更加具体,我们将概述内核如何启动和运行第一个进程。后面的章节将更详细地描述这个概述中出现的机制。

当 RISC-V 计算机开机时,它会初始化自己,并运行一个存储在只读存储器中的 **boot loader**。**Boot loader** 将 xv6 内核加载到内存中。然后,在机器模式下,CPU 从 **_entry** (kernel/entry.S:6) 开始执行 xv6。RISC-V 在禁用分页硬件的情况下启动:虚拟地址直接映射到物理地址。

loader 将 xv6 内核加载到物理地址 0x80000000 的内存中。之所以将内核放在 0x80000000 而不是 0x0. 是因为地址范围 0x0-0x80000000 包含 I/O 设备。

_entry 处的指令设置了一个栈,这样 xv6 就可以运行 C 代码。Xv6 在文件 start.c(kernel/start.c:11)中声明了初始栈的空间,即 stack0。在_entry 处的代码加载栈指针寄存器 sp, 地址为 stack0+4096,也就是栈的顶部,因为 RISC-V 的栈是向下扩张的。现在内核就拥有了栈,_entry 调用 start(kernel/start.c:21),并执行其 C 代码。

函数 start 执行一些只有在机器模式下才允许的配置,然后切换到监督者模式。为了进

入监督者模式,RISC-V提供了指令 mret。为了进入监督者模式,RISC-V提供了指令 mret。这条指令最常用来从上一次的调用中返回,上一次调用从监督者模式到机器模式。start 并不是从这样的调用中返回,而是把事情设置得像有过这样的调用一样:它在寄存器 mstatus 中把上一次的特权模式设置为特权者模式,它把 main 的地址写入寄存器 mepc 中,把返回地址设置为 main 函数的地址,在特权者模式中把 0 写入页表寄存器 satp 中,禁用虚拟地址转换,并把所有中断和异常委托给特权者模式。

在进入特权者模式之前,**start** 还要执行一项任务:对时钟芯片进行编程以初始化定时器中断。在完成了这些基本管理后,**start** 通过调用 **mret** "返回"到监督者模式。这将导致程序计数器变为 main(kernel/main.c:11)的地址。

在 main(kernel/main.c:11) 初始化几个设备和子系统后,它通过调用userinit(kernel/proc.c:212)来创建第一个进程。第一个进程执行一个用RISC-V汇编编写的小程序 initcode.S (user/initcode.S:1),它通过调用 exec 系统调用重新进入内核。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exec 用一个新的程序(本例中是/init) 替换当前进程的内存和寄存器。一旦内核完成 exec,它就会在/init 进程中返回到用户空间。init (user/init.c:15)在需要时会创建一个新的控制台设备文件,然后以文件描述符 0、1 和 2 的形式打开它。然后它在控制台上启动一个 shell。这样系统就启动了。

2.7 Real world

在现实世界中,既可以找到宏内核,也可以找到微内核。许多 Unix 内核都是宏内核。例如,Linux 的内核,尽管有些操作系统的功能是作为用户级服务器运行的(如 windows 系统)。L4、Minix 和 QNX 等内核是以服务器的形式组织的微内核,并在嵌入式环境中得到了广泛的部署。大多数操作系统都采用了进程概念,大多数进程都与 xv6 的相似。

然而,现代操作系统支持进程可以拥有多个线程,以允许一个进程利用多个 CPU。在一个进程中支持多个线程涉及到不少 xv6 没有的机制,包括潜在的接口变化(如 Linux 的 clone, fork 的变种),以控制线程共享进程的哪些方面。

2.8 Exercises

1、你可以使用 gdb 来观察 kernel mode 到 user mode 的第一次转换。运行 make qemugdb。在同一目录下的另一个窗口中,运行 gdb。输入 gdb 命令 break *0x3ffffff10e,这将在内核中跳转到用户空间的 sret 指令处设置一个断点。输入 continue gdb 命令,gdb 应该在断点处停止,并即将执行 sret。gdb 现在应该显示它正在地址 0x0 处执行,该地址在initcode.S 的用户空间开始处。

Chapter 3 Page tables

页表是操作系统为每个进程提供自己私有地址空间和内存的机制。页表决定了内存地址

的含义,以及物理内存的哪些部分可以被访问。它们允许 xv6 隔离不同进程的地址空间,并将它们映射到物理内存上。页表还提供了一个间接层次,允许 xv6 执行一些技巧: 在几个地址空间中映射同一内存(trampoline 页),以及用一个未映射页来保护内核和用户的栈。本章其余部分将解释 RISC-V 硬件提供的页表以及 xv6 如何使用它们。

3.1 Paging hardware

提醒一下, RISC-V 指令(包括用户和内核)操作的是虚拟地址。机器的 RAM, 或者说物理内存,是用物理地址来做索引的, RISC-V 分页硬件⁶将这两种地址联系起来,通过将每个虚拟地址映射到物理地址上。

xv6 运行在 Sv39 RISC-V 上,这意味着只使用 64 位虚拟地址的底部 39 位,顶部 25 位未被使用。在这种 Sv39 配置中,一个 RISC-V 页表在逻辑上是一个 2^27 (134,217,728) 页表项 (Page Table Entry, PTE) 的数组。每个 PTE 包含一个 44 位的物理页号(Physical Page Number, PPN)和一些标志位。分页硬件通过利用 39 位中的高 27 位索引到页表中找到一个 PTE 来转换一个虚拟地址,并计算出一个 56 位的物理地址,它的前 44 位来自于 PTE 中的 PPN,而它的后 12 位则是从原来的虚拟地址复制过来的。图 3.1 显示了这个过程,在逻辑上可以把页表看成是一个简单的 PTE 数组(更完整的描述见图 3.2)。页表让操作系统控制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其粒度为 4096 (2^12) 字节的对齐块。这样的分块称为页。

在 Sv39 RISC-V 中,虚拟地址的前 25 位不用于转换地址;将来,RISC-V 可能会使用这些位来定义更多的转换层。物理地址也有增长的空间:在 PTE 格式中,物理页号还有 10 位的增长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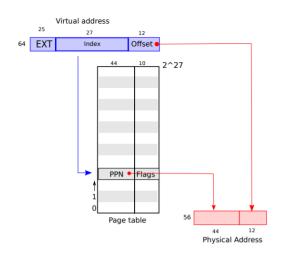


Figure 3.1: RISC-V virtual and physical addresses, with a simplified logical page table.

如图 3.2 所示,实际转换分三步进行。一个页表以三层树的形式存储在物理内存中。树的根部是一个 4096 字节的页表页,它包含 512 个 PTE,这些 PTE 包含树的下一级页表页的物理地址。每一页都包含 512 个 PTE,用于指向下一个页表或物理地址。分页硬件用 27 位

_

⁶ 一般指内存管理单元(Memory Management Unit, MMU)

中的顶 9 位选择根页表页中的 PTE, 用中间 9 位选择树中下一级页表页中的 PTE, 用底 9 位选择最后的 PTE。

如果转换一个地址所需的三个 PTE 中的任何一个不存在,分页硬件就会引发一个页面错误的异常(*page-fault exception*),让内核来处理这个异常(见第 4 章)。这种三层结构的一种好处是,当有大范围的虚拟地址没有被映射时,可以省略整个页表页。

每个 PTE 包含标志位,告诉分页硬件如何允许使用相关的虚拟地址。PTE_V 表示 PTE 是否存在:如果没有设置,对该页的引用会引起异常(即不允许)。PTE_R 控制是否允许指令读取到页。PTE_W 控制是否允许指令向写该页。PTE_X 控制 CPU 是否可以将页面的内容解释为指令并执行。PTE_U 控制是否允许用户模式下的指令访问页面;如果不设置 PTE_U, PTE 只能在监督者模式下使用。图 3.2 显示了这一切的工作原理。标志位和与页相关的结构体定义在(kernel/riscv.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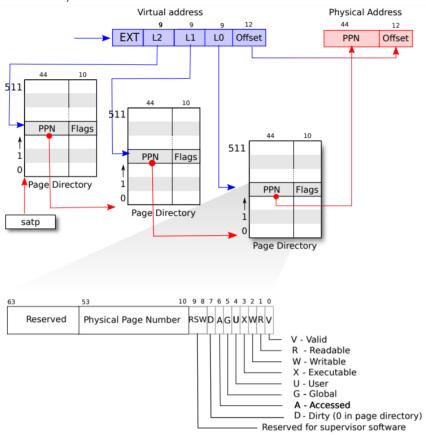


Figure 3.2: RISC-V address translation details.

要告诉硬件使用页表,内核必须将根页表页的物理地址写入 satp 寄存器中。每个 CPU 都有自己的 satp 寄存器。一个 CPU 将使用自己的 satp 所指向的页表来翻译后续指令产生的所有地址。每个 CPU 都有自己的 satp,这样不同的 CPU 可以运行不同的进程,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的页表所描述的私有地址空间。

关于术语的一些说明。物理内存指的是 **DRAM** 中的存储单元。物理存储器的一个字节有一个地址,称为物理地址。当指令操作虚拟地址时,分页硬件会将其翻译成物理地址,然后发送给 DRAM 硬件,以读取或写入存储。不像物理内存和虚拟地址,虚拟内存不是一个物理对象,而是指内核提供的管理物理内存和虚拟地址的抽象和机制的集合。

3.2 Kernel address space

Xv6 为每个进程维护页表,一个是进程的用户地址空间,外加一个内核地址空间的单页表。内核配置其地址空间的布局,使其能够通过可预测的虚拟地址访问物理内存和各种硬件资源。图 3.3 显示了这个设计是如何将内核虚拟地址映射到物理地址的。文件(kernel/memlayout.h)声明了 xv6 内核内存布局的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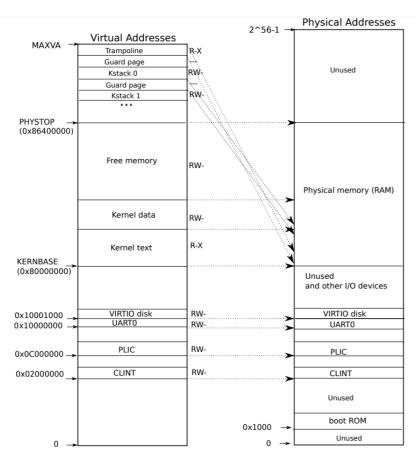


Figure 3.3: On the left, xv6's kernel address space. RWX refer to PTE read, write, and execute permissions. On the right, the RISC-V physical address space that xv6 expects to see.

QEMU 模拟的计算机包含 RAM(物理内存),从物理地址 **0x80000000**,至少到 0x86400000,xv6 称之为 **PHYSTOP**。QEMU 模拟还包括 I/O 设备,如磁盘接口。QEMU 将设备接口作为 *memory-mapped(内存映射)*控制寄存器暴露给软件,这些寄存器位于物理地址空间的 **0x80000000** 以下。内核可以通过读取/写入这些特殊的物理地址与设备进行交互;这种读取和写入与设备硬件而不是与 RAM 进行通信。第 4 章解释了 xv6 如何与设备交互。

内核使用"直接映射"RAM 和*内存映射*设备寄存器,也就是在虚拟地址上映射硬件资源,这些地址与物理地址相等。例如,内核本身在虚拟地址空间和物理内存中的位置都是 KERNBASE=0x80000000。直接映射简化了读/写物理内存的内核代码。例如,当 fork 为子进程分配用户内存时,分配器返回该内存的物理地址;fork 在将父进程的用户内存复制到子进程时,直接使用该地址作为虚拟地址。

有几个内核虚拟地址不是直接映射的:

- 1. trampoline 页。它被映射在虚拟地址空间的顶端;用户页表也有这个映射。第4章讨论了 trampoline 页的作用,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页表的一个有趣的用例;一个物理页(存放 trampoline 代码)在内核的虚拟地址空间中被映射了两次:一次是在虚拟地址空间的顶部,一次是直接映射。
- 2.内核栈页。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的内核栈,内核栈被映射到地址高处,所以在它后面 xv6 可以留下一个未映射的守护页。守护页的 PTE 是无效的(设置 **PTE_V**),这样如果内核 溢出内核 stack,很可能会引起异常,内核会报错。如果没有防护页,栈溢出时会覆盖其他 内核内存,导致不正确的操作。报错还是比较好的

当内核通过高地址映射使用 stack 时,它们也可以通过直接映射的地址被内核访问。另一种的设计是只使用直接映射,并在直接映射的地址上使用 stack。在这种安排中,提供保护页将涉及到取消映射虚拟地址,否则这些地址将指向物理内存,这将很难使用。

内核为 trampoline 和 text(可执行程序的代码段)映射的页会有 PTE_R 和 PTE_X 权限。 内核从这些页读取和执行指令。内核映射的其他 page 会有 PTE_R 和 PTE_W 权限,以便内 核读写这些页面的内存。守护页的映射是无效的(设置 PTE_V);

3.3 Code: creating an address space

大部分用于操作地址空间和页表的 xv6 代码都在 vm.c(kernel/vm.c:1)中。核心数据结构是 pagetable_t, 它实际上是一个指向 RISC-V 根页表页的指针; pagetable_t 可以是内核页表, 也可以是进程的页表。核心函数是 walk 和 mappages, 前者通过虚拟地址得到 PTE, 后者将虚拟地址映射到物理地址。以 kvm 开头的函数操作内核页表; 以 uvm 开头的函数操作用户页表; 其他函数用于这两种页表。copyout 可以将内核数据复制到用户虚拟地址, copyin 可以将用户虚拟地址的数据复制到内核空间地址, 用户虚拟地址由系统调用的参数指定; 它们在 vm.c 中, 因为它们需要显式转换这些地址, 以便找到相应的物理内存。

在启动序列的前面, main 调用 kvminit(kernel/vm.c:22)来创建内核的页表。这个调用发生在 xv6 在 RISC-V 启用分页之前, 所以地址直接指向物理内存。Kvminit 首先分配一页物理内存来存放根页表页。然后调用 kvmmap 将内核所需要的硬件资源映射到物理地址。这些资源包括内核的指令和数据, KERNBASE 到 PHYSTOP(0x86400000)的物理内存, 以及实际上是设备的内存范围。

kvmmap (kernel/vm.c:118) 调用 mappages (kernel/vm.c:149),它将一个虚拟地址范围映射到一个物理地址范围。它将范围内地址分割成多页(忽略余数),每次映射一页的顶端地址。对于每个要映射的虚拟地址(页的顶端地址),mapages 调用 walk 找到该地址的最后一级 PTE 的地址。然后,它配置 PTE,使其持有相关的物理页号、所需的权限(PTE_W、PTE_X 和/或 PTE_R),以及 PTE_V 来标记 PTE 为有效(kernel/vm.c:161)。

walk (kernel/vm.c:72)模仿 RISC-V 分页硬件查找虚拟地址的 PTE(见图 3.2)。walk 每次降低 3 级页表的 9 位。它使用每一级的 9 位虚拟地址来查找下一级页表或最后一级(kernel/vm.c:78)的 PTE。如果 PTE 无效,那么所需的物理页还没有被分配;如果 alloc 参数被设置 true,walk 会分配一个新的页表页,并把它的物理地址放在 PTE 中。它返回 PTE 在树的最低层的地址(kernel/vm.c:88)。

main 调用 kvminithart (kernel/vm.c:53) 来映射内核页表。它将根页表页的物理地址写入寄存器 satp 中。在这之后,CPU 将使用内核页表翻译地址。由于内核使用唯一映射,所以指令的虚拟地址将映射到正确的物理内存地址。

procinit (kernel/proc.c:26),它由 **main** 调用,为每个进程分配一个内核栈。它将每个栈映射在 **KSTACK** 生成的虚拟地址上,这就为栈守护页留下了空间。**Kvmmap** 栈的虚拟地址映射到申请的物理内存上,然后调用 **kvminithart** 将内核页表重新加载到 **satp** 中,这样硬件就知道新的 PTE 了。

每个 RISC-V CPU 都会在 *Translation Look-aside Buffer(TLB)*中缓存页表项,当 xv6 改变页表时,必须告诉 CPU 使相应的缓存 TLB 项无效。如果它不这样做,那么在以后的某个时刻,TLB 可能会使用一个旧的缓存映射,指向一个物理页,而这个物理页在此期间已经分配给了另一个进程,这样的话,一个进程可能会在其他进程的内存上"乱写乱画"。RISC-V 有一条指令 sfence.vma,可以刷新当前 CPU 的 TLB。xv6 在重新加载 satp 寄存器后,在 kvminithart 中执行 sfence.vma,也会在从内核空间返回用户空间前,切换到用户页表的 trampoline 代码中执行 sfence.vma(kernel/trampoline.S:79)。

3.4 Physical memory allocation

内核必须在运行时为页表、用户内存、内核堆栈和管道缓冲区分配和释放物理内存。xv6 使用内核地址结束到 PHYSTOP 之间的物理内存进行运行时分配。它每次分配和释放整个4096 字节的页面。它通过保存空闲页链表,来记录哪些页是空闲的。分配包括从链表中删除一页;释放包括将释放的页面添加到空闲页链表中。

3.5 Code: Physical memory allocator

分配器在 kalloc.c(kernel/kalloc.c:1)中。分配器的数据结构是一个可供分配的物理内存页的*空闲页链表*,每个空闲页的链表元素是一个结构体 run(kernel/kalloc.c:17)。分配器从哪里获得内存来存放这个结构体呢?它把每个空闲页的 run 结构体存储在空闲页本身,因为那里没有其他东西存储。空闲链表由一个*自旋锁*保护(kernel/kalloc.c:21-24)。链表和锁被包裹在一个结构体中,以明确锁保护的是结构体中的字段。现在,请忽略锁以及 acquire 和 release 的调用;第6章将详细研究锁。

main 函数调用 kinit 来初始化分配器(kernel/kallo .c:27)。kinit 初始空闲页链表,以保存内核地址结束到 PHYSTOP 之间的每一页。xv6 应该通过解析硬件提供的配置信息来确定有多少物理内存可用。但是它没有做,而是假设机器有 128M 字节的 RAM。Kinit 通过调用freerange 来添加内存到空闲页链表,freerange 则对每一页都调用 kfree。PTE 只能引用按4096 字节边界对齐的物理地址(4096 的倍数),因此 freerange 使用 PGROUNDUP 来确保它只添加对齐的物理地址到空闲链表中。分配器开始时没有内存;这些对 kfree 的调用给了它一些内存管理。

分配器有时把地址当作整数来处理,以便对其进行运算(如 freerange 遍历所有页),有时把地址当作指针来读写内存(如操作存储在每页中的 run 结构体);这种对地址的双重使用是分配器代码中充满 C 类型转换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释放和分配本质上改变了内存的类型。

函数 **kfree** (kernel/kalloc.c:47)将被释放的内存中的每个字节设置为 1。这将使得释放内存后使用内存的代码(使用悬空引用)读取垃圾而不是旧的有效内容;希望这将导致这类代码更快地崩溃。然后 **kfree** 将页面预存入释放列表:它将 **pa**(物理地址)转为指向结构体 run的指针,在 r->next 中记录空闲链表之前的节点,并将释放列表设为 r,kalloc 移除并返回

空闲链表中的第一个元素。

3.6 Process address space

每个进程都有一个单独的页表, 当 xv6 在进程间切换时, 也会改变页表。如图 2.3 所示, 一个进程的用户内存从虚拟地址 0 开始, 可以增长到 MAXVA(kernel/riscv.h:348), 原则上允许一个进程寻址 256GB 的内存。

当一个进程要求 xv6 提供更多的用户内存时, xv6 首先使用 kalloc 来分配物理页, 然后将指向新物理页的 PTE 添加到进程的页表中。然后它将指向新物理页的 PTE 添加到进程的页表中。Xv6 在这些 PTE 中设置 PTE_W、PTE_X、PTE_R、PTE_U 和 PTE_V 标志。大多数进程不使用整个用户地址空间; xv6 使用 PTE_V 来清除不使用的 PTE。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几个例子,是关于使用页表的。首先,不同的进程页表将用户地址转化为物理内存的不同页,这样每个进程都有私有的用户内存。第二,每个进程都认为自己的内存具有从零开始的连续的虚拟地址,而进程的物理内存可以是不连续的。第三,内核会映射带有 trampoline 代码的页,该 trampoline 处于用户地址空间顶端,因此,在所有地址空间中都会出现一页物理内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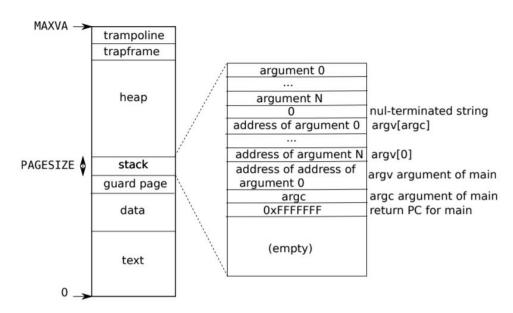


Figure 3.4: A process's user address space, with its initial stack.

图 3.4 更详细地显示了 xv6 中执行进程的用户内存布局。栈只有一页,图中显示的是由 exec 创建的初始内容。字符串的值,以及指向这些参数的指针数组,位于栈的最顶端。下面是允许程序在 main 启动的值,就像函数 main(argc, argv)刚刚被调用一样。

为了检测用户栈溢出分配的栈内存, xv6 会在 stack 的下方放置一个无效的保护页。如果用户栈溢出, 而进程试图使用栈下面的地址, 硬件会因为该映射无效而产生一个页错误异常。现实世界中的操作系统可能会在用户栈溢出时自动为其分配更多的内存。

3.7 Code: sbrk

Sbrk 是一个进程收缩或增长内存的系统调用。该系统调用由函数growproc(kernel/proc.c:239)实现, growproc 调用 uvmalloc 或 uvmdealloc, 取决于 n 是正数还是负数。uvmdealloc 调用 uvmunmap (kernel/vm.c:174), 它使用 walk 来查找 PTE, 使用 kfree 来释放它们所引用的物理内存。

xv6 使用进程的页表不仅是为了告诉硬件如何映射用户虚拟地址,也是将其作为分配给该进程的物理地址的唯一记录。这就是为什么释放用户内存(uvmunmap 中)需要检查用户页表的原因。

3.8 Code: exec

Exec 是创建用户地址空间的系统调用。它读取储存在文件系统上的文件用来初始化用户地址空间。Exec (kernel/exec.c:13)使用 namei (kernel/exec.c:26)打开二进制文件路径,这在第8章中有解释。然后,它读取 ELF 头。xv6 应用程序用 ELF 格式来描述可执行文件,它定义在(kernel/elf.h)。一个 ELF 二进制文件包括一个 ELF 头,elfhdr 结构体(kernel/elf.h:6),后面是一个程序节头 (program section header)序列,程序节头为一个结构体proghdr(kernel/elf.h:25)。每一个 proghdr 描述了一个必须加载到内存中的程序节; xv6 程序只有一个程序节头,但其他系统可能有单独的指令节和数据节需要加载到内存。

第一步是快速检查文件是否包含一个 ELF 二进制文件。一个 ELF 二进制文件以四个字节的"魔法数字" 0x7F、`E`、`L`、`F`或 ELF_MAGIC(kernel/elf.h:3)开始。如果 ELF 头有正确的"魔法数字",exec 就会认为该二进制文件是正确的类型。

Exec 使用 proc_pagetable(kernel/exec.c:38)分配一个没有使用的页表,使用 uvmalloc (kernel/exec.c:52)为每一个 ELF 段分配内存,通过 loadseg (kernel/exec.c:10)加载每一个段到内存中。loadseg 使用 walkaddr 找到分配内存的物理地址,在该地址写入 ELF 段的每一页,页的内容通过 readi 从文件中读取。

用 exec 创建的第一个用户程序/init 的程序部分 header 是上面这样的。

程序部分头的 filesz 可能小于 memsz, 说明它们之间的空隙应该用 0 (用于 C 语言全局变量) 来填充, 而不是从文件中读取。对于/init 来说, filesz 是 2112 字节, memsz 是 2136 字节, 因此 uvmalloc 分配了足够的物理内存来容纳 2136 字节, 但只从文件/init 中读取 2112 字节。

exec 在栈页的下方放置了一个不可访问页,这样程序如果试图使用多个页面,就会出

现故障。这个不可访问的页允许 exec 处理过大的参数;在这种情况下,exec 用来复制参数 到栈的 copyout(kernel/vm.c:355)函数会注意到目标页不可访问,并返回-1。

在准备新的内存映像的过程中,如果 exec 检测到一个错误,比如一个无效的程序段,它就会跳转到标签 bad,释放新的映像,并返回-1。 exec 必须延迟释放旧映像,直到它确定 exec 系统调用会成功: 如果旧映像消失了,系统调用就不能返回-1。 exec 中唯一的错误情况发生在创建映像的过程中。一旦镜像完成, exec 就可以提交到新的页表(kernel/exec.c:113) 并释放旧的页表(kernel/exec.c:117)。

Exec 将 ELF 文件中的字节按 ELF 文件指定的地址加载到内存中。用户或进程可以将任何他们想要的地址放入 ELF 文件中。因此,Exec 是有风险的,因为 ELF 文件中的地址可能会意外地或故意地指向内核。对于一个不小心的内核来说,后果可能从崩溃到恶意颠覆内核的隔离机制(即安全漏洞)。xv6 执行了一些检查来避免这些风险。例如 if(ph.vaddr + ph.memsz < ph.vaddr)检查总和是否溢出一个 64 位整数。危险的是,用户可以用指向用户选择的地址的 ph.vaddr 和足够大的 ph.memsz 来构造一个 ELF 二进制,使总和溢出到 0x1000,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有效值。在旧版本的 xv6 中,用户地址空间也包含内核(但在用户模式下不可读/写),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对应内核内存的地址,从而将 ELF 二进制中的数据复制到内核中。在 RISC-V 版本的 xv6 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内核有自己独立的页表; loadseg 加载到进程的页表中,而不是内核的页表中。

内核开发人员很容易忽略一个关键的检查, 现实中的内核有很长一段缺少检查的空档期, 用户程序可以利用缺少这些检查来获得内核特权。xv6 在验证需要提供给内核的用户程序数据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验证其是否是恶意的, 恶意用户程序可能利用这些数据来绕过 xv6 的隔离。

3.9 Real world

像大多数操作系统一样, xv6 使用分页硬件进行内存保护和映射。大多数操作系统对分页的使用要比 xv6 复杂得多, 它将分页和分页错误异常结合起来, 我们将在第 4 章中讨论。

Xv6 的内核使用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的直接映射,这样会更简单,并假设在地址 0x8000000 处有物理 RAM,即内核期望加载的地方。这在 QEMU 中是可行的,但是在真实的硬件上,它被证明是一个糟糕的想法; 真实的硬件将 RAM 和设备放置在不可预测的物理地址上,例如在 0x8000000 处可能没有 RAM,而 xv6 期望能够在那里存储内核。更好的内核设计利用页表将任意的硬件物理内存布局变成可预测的内核虚拟地址布局。

RISC-V 支持物理地址级别的保护,但 xv6 没有使用该功能。

在有大量内存的机器上,使用 RISC-V 对超级页(4MB 的页)的支持可能是有意义的。当物理内存很小的时候,小页是有意义的,可以精细地分配和分页到磁盘。例如,如果一个程序只使用 8 千字节的内存,那么给它整整 4 兆字节的超级物理内存页是浪费的。更大的页在有大量内存的机器上是有意义的,可以减少页表操作的开销。

xv6 内核缺乏一个类 malloc 的分配器为小程序提供内存,这使得内核没有使用需要动态分配的复杂数据结构,从而简化了设计。

内存分配是一个常年的热门话题,基本问题是有效利用有限的内存和为未来未知的请求做准备[7]。如今人们更关心的是速度而不是空间效率。此外,一个更复杂的内核可能会分配

许多不同大小的小块,而不是(在 xv6 中)只分配 4096 字节的块;一个真正的内核分配器需要处理小块分配以及大块分配。

3.10 Exercises

- 1、分析 RISC-V 的设备树 (device tree), 找出计算机有多少物理内存。
- 2、编写一个用户程序,通过调用 sbrk(1)使其地址空间增加一个字节。运行该程序,研究调用 sbrk 之前和调用 sbrk 之后的程序页表。内核分配了多少空间?新内存的 PTE 包含哪些内容?
- 3、修改 xv6 使得内核使用超级页 4M)
- 4、修改 xv6, 使用户程序间接引用⁷一个空指针时, 会收到一个异常, 即修改 xv6, 使用户程序的虚拟地址 0 不被映射。
- 5、Unix 实现的 exec 传统上包括对 shell 脚本的特殊处理。如果要执行的文件以文本#!开头,那么第一行就被认为是要运行的程序来解释文件。例如,如果调用 exec 运行 myprog arg1,而 myprog 的第一行是#!/interp,那么 exec 执行/interp myprog arg1。在 xv6 中实现对这个约定的支持。

⁷ dereference, 就是对地址取值, 例如*p。

Chapter 4 Traps and system calls

有三种事件会导致 CPU 搁置普通指令的执行,强制将控制权转移给处理该事件的特殊代码。一种情况是*系统调用*,当用户程序执行 ecall 指令要求内核为其做某事时。另一种情况是*异常*:一条指令 (用户或内核) 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如除以零或使用无效的虚拟地址。第三种情况是设备 中断,当一个设备发出需要注意的信号时,例如当磁盘硬件完成一个读写请求时。

本书使用 *trap* 作为这些情况的通用术语。通常,代码在执行时发生 trap, 之后都会被恢复,而且不需要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希望 trap 是透明的;这一点对于中断来说尤其重要,被中断的代码通常不会意识到会发生 trap。通常的顺序是:trap 迫使控制权转移到内核;内核保存寄存器和其他状态,以便恢复执行;内核执行适当的处理程序代码(例如,系统调用实现或设备驱动程序);内核恢复保存的状态,并从 trap 中返回;代码从原来的地方恢复。

xv6 内核会处理所有的 trap。这对于系统调用来说是很自然的。这对中断来说也是合理的,因为隔离要求用户进程不能直接使用设备,而且只有内核才有设备处理所需的状态。这对异常处理来说也是合理的,因为 xv6 响应所有来自用户空间的异常,并杀死该违规程序。

Xv6 trap 处理分为四个阶段: RISC-V CPU 采取的硬件行为,为内核 C 代码准备的汇编入口,处理 trap 的 C 处理程序,以及系统调用或设备驱动服务。虽然三种 trap 类型之间的共性表明,内核可以用单一的代码入口处理所有的 trap,但事实证明,为三种不同的情况,即来自用户空间的 trap、来自内核空间的 trap 和定时器中断,设置单独的汇编入口和 C trap处理程序是很方便的。

4.1 RISC-V trap machinery

每个 RISC-V CPU 都有一组控制寄存器, 内核写入这些寄存器来告诉 CPU 如何处理 trap, 内核可以通过读取这些寄存器来发现已经发生的 trap。RISC-V 文档包含了完整的叙述[1]。riscv.h(kernel/riscv.h:1)包含了 xv6 使用的定义。这里是最重要的寄存器的概述。

- **stvec**:内核在这里写下 trap 处理程序的地址; RISC-V 到这里来处理 trap。
- sepc: 当 trap 发生时, RISC-V 会将程序计数器保存在这里(因为 PC 会被 stvec 覆盖)。sret(从 trap 中返回)指令将 sepc 复制到 pc 中。内核可以写 sepc 来控制 sret 的返回到哪里。
- scause: RISC -V 在这里放了一个数字,描述了 trap 的原因。
- sscratch: 内核在这里放置了一个值,在 trap 处理程序开始的时候很方便。
- sstatus: sstatus 中的 SIE 位控制设备中断是否被启用,如果内核清除 SIE, RISC-V将推迟设备中断,直到内核设置 SIE。如果内核清除 SIE, RISC-V将推迟设备中断,直到内核设置 SIE。SPP 位表示 trap 是来自用户模式还是 supervisor 模式,并控制 sret 返回到什么模式。

上述寄存器与在监督者模式下处理的 trap 有关,在用户模式下不能读或写。对于机器模式下处理的 trap,有一组等效的控制寄存器; xv6 只在定时器中断的特殊情况下使用它们。

多核芯片上的每个 CPU 都有自己的一组这些寄存器,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多个 CPU 在处理一个 trap。

当需要执行 trap 时, RISC-V 硬件对所有的 trap 类型 (除定时器中断外) 进行以下操作:

- 1. 如果该 trap 是设备中断,且 sstatus SIE 位为 0,则不要执行以下任何操作。
- 2. 通过清除 SIE 来禁用中断。
- 3. 复制 pc 到 sepc
- 4. 将当前模式(用户或监督者)保存在 sstatus 的 SPP 位。
- 5. 在 scause 设置该次 trap 的原因。
- 6. 将模式转换为监督者。
- 7. 将 **stvec** 复制到 pc。
- 8. 执行新的 pc

注意, CPU 不会切换到内核页表, 不会切换到内核中的栈, 也不会保存 pc 以外的任何寄存器。内核软件必须执行这些任务。CPU 在 trap 期间做很少的工作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给软件提供灵活性, 例如, 一些操作系统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页表切换, 这可以提高性能。

你可能会想 CPU 的 trap 处理流程是否可以进一步简化。例如,假设 CPU 没有切换程序计数器 (pc)。那么 trap 可以切换到监督者模式时,还在运行用户指令。这些用户指令可以打破用户空间/内核空间的隔离,例如通过修改 satp 寄存器指向一个允许访问所有物理内存的页表。因此,CPU 必须切换到内核指定的指令地址,即 stvec。

4.2 Traps from user space

在用户空间执行时,如果用户程序进行了系统调用(ecall 指令),或者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或者设备中断,都可能发生 trap。来自用户空间的 trap 的处理路径是uservec(kernel/trampoline.S:16), 然后是 usertrap(kernel/trap.c:37); 返回时是usertrapret(kernel/trap.c:90),然后是userret(kernel/trampoline.S:16)。

来自用户代码的 trap 比来自内核的 trap 更具挑战性, 因为 **satp** 指向的用户页表并不映射内核, 而且栈指针可能包含一个无效甚至恶意的值。

因为 RISC-V 硬件在 trap 过程中不切换页表,所以用户页表必须包含 uservec 的映射,即 stvec 指向的 trap 处理程序地址。uservec 必须切换 satp,使其指向内核页表;为了在切换后继续执行指令,uservec 必须被映射到内核页表与用户页表相同的地址。

Xv6 用一个包含 **uservec** 的 trampoline 页来满足这些条件。Xv6 在内核页表和每个用户页表中的同一个虚拟地址上映射了 trampoline 页。这个虚拟地址就是 **TRAMPOLINE** (如我们在图 2.3 和图 3.3 中看到的)。**trampoline.S** 中包含 trampoline 的内容,(执行用户代码时)**stvec** 设置为 **uservec**(kernel/trampoline.S:16)。

当 uservec 启动时,所有 32 个寄存器都包含被中断的代码所拥有的值。但是 uservec 需要能够修改一些寄存器,以便设置 satp 和生成保存寄存器的地址。RISC-V 通过 sscratch 寄存器提供了帮助。uservec 开始时的 csrrw 指令将 a0 和 sscratch 的内容互换。现在用户代码的 a0 被保存了; uservec 有一个寄存器(a0)可以使用; a0 包含了内核之前放在 sscratch 中的值。

uservec 的下一个任务是保存用户寄存器。在进入用户空间之前,内核先设置 sscratch 指向该进程的 trapframe,这个 trapframe 可以保存所有用户寄存器(kernel/proc.h:44)。 因为 satp 仍然是指用户页表,所以 uservec 需要将 trapframe 映射到用户地址空间中。当 创建每个进程时,xv6 为进程的 trapframe 分配一页内存,并将它映射在用户虚拟地址 TRAPFRAME,也就是 TRAMPOLINE 的下面。进程的 p->trapframe 也指向 trapframe,不过是指向它的物理地址⁸,这样内核可以通过内核页表来使用它

因此, 在交换 a0 和 sscratch 后, a0 将指向当前进程的 trapframe。uservec 将在 trapframe 保存全部的寄存器,包括从 sscratch 读取的 a0。

trapframe 包含指向当前进程的内核栈、当前 CPU 的 hartid、usertrap 的地址和内核页表的地址的指针,uservec 将这些值设置到相应的寄存器中,并将 satp 切换到内核页表和刷新 TLB,然后调用 usertrap。

usertrap 的作用是确定 trap 的原因,处理它,然后返回(kernel/ trap.c:37)。如上所述,它首先改变 stvec, 这样在内核中发生的 trap 将由 kernelvec 处理。它保存了 sepc(用户 PC),这也是因为 usertrap 中可能会有一个进程切换,导致 sepc 被覆盖。如果 trap 是系统调用,syscall 会处理它;如果是设备中断,devintr 会处理;否则就是异常,内核会杀死故障进程。usertrap 会把用户 pc 加 4,因为 RISC-V 在执行系统调用时,会留下指向 ecall 指令的程序指针。在退出时,usertrap 检查进程是否已经被杀死或应该让出 CPU(如果这个 trap 是一个定时器中断)。

回到用户空间的第一步是调用 usertrapret(kernel/trap.c:90)。这个函数设置 RISC-V 控制 寄存器,为以后用户空间 trap 做准备。这包括改变 stvec 来引用 uservec,准备 uservec 所依赖的 trapframe 字段,并将 sepc 设置为先前保存的用户程序计数器。最后,usertrapret 在用户页表和内核页表中映射的 trampoline 页上调用 userret,因为 userret 中的汇编代码会切换页表。

usertrapret 对 userret 的调用传递了参数 a0, a1, a0 指向 TRAPFRAME, a1 指向用户进程页表(kernel/trampoline.S:88), userret 将 satp 切换到进程的用户页表。回想一下,用户页表同时映射了 trampoline 页和 TRAPFRAME,但没有映射内核的其他内容。同样,事实上,在用户页表和内核页表中,trampoline 页被映射在相同的虚拟地址上,这也是允许 uservec 在改变 satp 后继续执行的原因。userret 将 trapframe 中保存的用户 a0 复制到 sscratch 中,为以后与 TRAPFRAME 交换做准备。从这时开始,userret 能使用的数据只有寄存器内容和 trapframe 的内容。接下来 userret 从 trapframe 中恢复保存的用户寄存器,对 a0 和 sscratch 做最后的交换,恢复用户 a0 并保存 TRAPFRAME,为下一次 trap 做准备,并使用 sret 返回用户空间。

-

[。]内核中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时直接映射的,所以可以在启用分页时,通过物理地址访问。

 $^{^{9}}$ 执行系统调用时,进程的 pc 会指向 ecall 指令,这里需要加 4 清除,因为进程栈的地址空间是从高到低。

4.3 Code: Calling system calls

第 2 章以 initcode.S 调用 exec 系统调用结束(user/initcode.S:11)。让我们来看看用户调用是如何在内核中实现 exec 系统调用的。

用户代码将 exec 的参数放在寄存器 a0 和 a1 中,并将系统调用号放在 a7 中。系统调用号与函数指针表 syscalls 数组(kernel/syscall.c:108)中的项匹配。ecall 指令进入内核,执行uservec、usertrap,然后执行 syscall,就像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

syscall (kernel/syscall.c:133)从 trapframe 中的 a7 中得到系统调用号,并其作为索引在 syscalls 查找相应函数。对于第一个系统调用 exec, a7 将为 SYS_exec(kernel/syscall.h:8), 这会让 syscall 调用 exec 的实现函数 sys_exec。

当系统调用函数返回时,syscall 将其返回值记录在 p->trapframe->a0 中。用户空间的 exec()将会返回该值,因为 RISC-V 上的 C 调用通常将返回值放在 a0 中。系统调用返回负数表示错误,0 或正数表示成功。如果系统调用号无效,syscall 会打印错误并返回 1。

内核的系统调用实现需要找到用户代码传递的参数。因为用户代码调用系统调用的包装函数,参数首先会存放在寄存器中,这是 C 语言存放参数的惯例位置。内核 trap 代码将用户寄存器保存到当前进程的 trapframe 中,内核代码可以在那里找到它们。函数 argint、argaddr 和 argfd 从 trapframe 中以整数、指针或文件描述符的形式检索第 n 个系统调用参数。它们都调用 argraw 在 trapframe 中检索相应的数据(kernel/syscall.c:35)。

一些系统调用传递指针作为参数,而内核必须使用这些指针来读取或写入用户内存。例如, exec 系统调用会向内核传递一个指向用户空间中的字符串的指针数组。这些指针带来了两个挑战。首先,用户程序可能是错误的或恶意的,可能会传递给内核一个无效的指针或一个旨在欺骗内核访问内核内存而不是用户内存的指针。第二,xv6 内核页表映射与用户页表映射不一样,所以内核不能使用普通指令从用户提供的地址加载或存储。

内核实现了安全地将数据复制到用户提供的地址或从用户提供的地址复制数据的函数。例如 fetchstr(kernel/syscall.c:25)。文件系统调用,如 exec,使用 fetchstr 从用户空间中检索字符串文件名参数,fetchstr 调用 copyinstr 来做这些困难的工作。

copyinstr (kernel/vm.c:406) 将用户页表 pagetable 中的虚拟地址 srcva 复制到 dst, 需指定最大复制字节数。它使用 walkaddr (调用 walk 函数) 在软件中模拟分页硬件的操作,以确定 srcva 的物理地址 pa0。walkaddr (kernel/vm.c:95)检查用户提供的虚拟地址是否是进程用户地址空间的一部分,所以程序不能欺骗内核读取其他内存。类似的函数 copyout, 可以将数据从内核复制到用户提供的地址。

4.5 Traps from kernel space

Xv6 对异常的响应是相当固定: 如果一个异常发生在用户空间, 内核就会杀死故障进程。如果一个异常发生在内核中, 内核就会 panic。真正的操作系统通常会以更有趣的方式进行响应。

举个例子, 许多内核使用页面故障来实现 *写时复制(copy-on-write, cow)* fork。要解释写时复制 fork, 可以想一想 xv6 的 fork, 在第 3 章中介绍过。fork 通过调用

uvmcopy(kernel/vm.c:309)为子进程分配物理内存,并将父进程的内存复制到子程序中,使子进程拥有与父进程相同的内存内容。如果子进程和父进程能够共享父进程的物理内存,效率会更高。然而,直接实现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父进程和子进程对共享栈和堆的写入会中断彼此的执行。

通过使用写时复制 fork,可以让父进程和子进程安全地共享物理内存,通过页面故障来实现。当 CPU 不能将虚拟地址翻译成物理地址时, CPU 会产生一个页面故障异常(page-fault exception)。 RISC-V 有三种不同的页故障: load 页故障(当加载指令不能翻译其虚拟地址时)、stote 页故障(当存储指令不能翻译其虚拟地址时)和指令页故障(当指令的地址不能翻译时)。 scause 寄存器中的值表示页面故障的类型,stval 寄存器中包含无法翻译的地址。

COW fork 中的基本设计是父进程和子进程最初共享所有的物理页面,但将它们映射设置为只读。因此,当子进程或父进程执行 store 指令时,RISC-V CPU 会引发一个页面故障异常。作为对这个异常的响应,内核会拷贝一份包含故障地址的页。然后将一个副本的读/写映射在子进程地址空间,另一个副本的读/写映射在父进程地址空间。更新页表后,内核在引起故障的指令处恢复故障处理。因为内核已经更新了相关的 PTE,允许写入,所以现在故障指令将正常执行。

这个 COW 设计对 fork 很有效,因为往往子程序在 fork 后立即调用 exec,用新的地址空间替换其地址空间。在这种常见的情况下,子程序只会遇到一些页面故障,而内核可以避免进行完整的复制。此外,COW fork 是透明的:不需要对应用程序进行修改,应用程序就能受益。

页表和页故障的结合,将会有更多种有趣的可能性的应用。另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特性叫做*懒分配(lazy allocation)*,它有两个部分。首先,当一个应用程序调用 sbrk 时,内核会增长地址空间,但在页表中把新的地址标记为无效。第二,当这些新地址中的一个出现页面故障时,内核分配物理内存并将其映射到页表中。由于应用程序经常要求获得比他们需要的更多的内存,所以懒分配是一个胜利:内核只在应用程序实际使用时才分配内存。像 COW fork一样,内核可以对应用程序透明地实现这个功能。

另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利用页面故障的功能是从**磁盘上分页(paging from disk)**。如果应用程序需要的内存超过了可用的物理 RAM,内核可以交换出一些页:将它们写入一个存储设备,比如磁盘,并将其 PTE 标记为无效。如果一个应用程序读取或写入一个被换出到磁盘的页,CPU 将遇到一个页面故障。内核就可以检查故障地址。如果该地址属于磁盘上的页面,内核就会分配一个物理内存的页面,从磁盘上读取页面到该内存,更新 PTE 为有效并引用该内存,然后恢复应用程序。为了给该页腾出空间,内核可能要交换另一个页。这个特性不需要对应用程序进行任何修改,如果应用程序具有引用的位置性(即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只使用其内存的一个子集),这个特性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其他结合分页和分页错误异常的功能包括自动扩展堆栈和内存映射文件。

4.7 Real world

如果将内核内存映射到每个进程的用户页表中(使用适当的 PTE 权限标志),就不需要特殊的 trampoline 页了。这也将消除从用户空间 trap 进入内核时对页表切换的需求。这也可以让内核中的系统调用实现利用当前进程的用户内存被映射的优势, 让内核代码直接去间接引用(对地址取值)用户指针。许多操作系统已经使用这些想法来提高效率。Xv6 没有实

现这些想法,以减少由于无意使用用户指针而导致内核出现安全漏洞的机会,并减少一些复杂性,以确保用户和内核虚拟地址不重叠。

4.8 Exercises

- 1、函数 copyin 和 copyinstr 在软件中 walk 用户页表。设置内核页表,使内核拥有用户程序的内存映射,copyin 和 copyinstr 可以使用 memcpy 将系统调用参数复制到内核空间,依靠硬件来完成页表的 walk。
- 2、实现内存的懒分配。
- 3、实现写时复制 fork。

Chapter 5 Interrupts and device drivers

驱动是操作系统中管理特定设备的代码,他有如下功能: 1、配置设备相关的硬件, 2、告诉设备需要怎样执行, 3、处理设备产生的中断, 4、与等待设备 I/O 的进程进行交互。驱动程序的代码写起来可能很棘手, 因为驱动程序与它所管理的设备会同时执行。此外, 驱动程序编写人员必须了解设备的硬件接口, 但硬件接口可能是很复杂的, 而且文档不够完善。

需要操作系统关注的设备通常可以被配置为产生中断, 这是 trap 的一种类型。内核 trap 处理代码可以知道设备何时引发了中断, 并调用驱动的中断处理程序; 在 xv6 中, 这个处理 发生在 **devintr**(kernel/trap.c:177)中。

许多设备驱动程序在两个 context 中执行代码:上半部分(*top half*)在进程的内核线程中运行,下半部分(*bottom half*)在中断时执行。上半部分是通过系统调用,如希望执行 I/O 的 read 和 write。这段代码可能会要求硬件开始一个操作(比如要求磁盘读取一个块);然后代码等待操作完成。最终设备完成操作并引发一个中断。驱动程序的中断处理程序,作为下半部分,推算出什么操作已经完成,如果合适的话,唤醒一个等待该操作的进程,并告诉硬件执行下一个操作。

5.1 Code: Console input

控制台驱动(console.c)是驱动结构的一个简单说明。控制台驱动通过连接到 RISC-V 上的 UART 串行端口硬件,接受输入的字符。控制台驱动程序每次累计一行输入,处理特殊的输入字符,如退格键和 control-u。用户进程,如 shell,使用 **read** 系统调用从控制台获取输入行。当你在 QEMU 中向 xv6 输入时,你的按键会通过 QEMU 的模拟 UART 硬件传递给xv6。

与驱动交互的 UART 硬件是由 QEMU 仿真的 16550 芯片[11]。在真实的计算机上, 16550 将管理一个连接到终端或其他计算机的 RS232 串行链接。当运行 QEMU 时,它连接到你的键盘和显示器上。

UART 硬件在软件看来是一组**内存映射**的控制寄存器。也就是说,有一些 RISC-V 硬件的物理内存地址会连接到 UART 设备,因此加载和存储与设备硬件而不是 RAM 交互。UART 的内存映射地址从 0x10000000 开始,即 **UART0** (kernel/memlayout.h:21)。这里有一些 UART 控制寄存器,每个寄存器的宽度是一个字节。它们与 UART0 的偏移量定义在(kernel/uart.c:22)。例如,**LSR** 寄存器中一些位表示是否有输入字符在等待软件读取。这些字符(如果有的话)可以从 **RHR** 寄存器中读取。每次读取一个字符,UART 硬件就会将其从内部等待字符的 FIFO中删除,并在 FIFO 为空时清除 **LSR** 中的就绪位。UART 传输硬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接收硬件的,如果软件向 **THR** 写入一个字节,UART 就会发送该字节。

Xv6 的 main 调用 consoleinit(kernel/console.c:184)来初始化 UART 硬件。这段代码配置了 UART, 当 UART 接收到一个字节的输入时,就产生一个接收中断,当 UART 每次完成发送一个字节的输出时,产生一个*传输完成(transmit complete)*中断(kernel/uart.c:53)。

xv6 shell 通过 **init.c**(user/init.c:19)打开的文件描述符从控制台读取。**consoleread** 等待输入的到来(通过中断),输入会被缓冲在 **cons.buf**,然后将输入复制到用户空间,再然后(在一整行到达后)返回到用户进程。如果用户还没有输入完整的行,任何 **read** 进程将在 **sleep**

调用中等待(kernel/console.c:98)(第7章解释了 sleep 的细节)。

当用户键入一个字符时,UART 硬件向 RISC-V 抛出一个中断,从而激活 xv6 的 trap 处理程序。trap 处理程序调用 devintr(kernel/trap.c:177),它查看 RISC-V 的 scause 寄存器,发现中断来自一个外部设备。然后它向一个叫做 PLIC[1]的硬件单元询问哪个设备中断了(kernel/trap.c:186)。如果是 UART,devintr 调用 uartintr。

uartintr (kernel/uart.c:180) 从 UART 硬件中读取在等待的输入字符,并将它们交给 consoleintr (kernel/console.c:138);它不会等待输入字符,因为以后的输入会引发一个新的中断。consoleintr 的工作是将中输入字符积累 cons.buf 中,直到有一行字符。 consoleintr 会特别处理退格键和其他一些字符。当一个新行到达时,consoleintr 会唤醒一个等待的 consoleread (如果有的话)。

一旦被唤醒, consoleread 将会注意到 cons.buf 中的完整行,并将其将其复制到用户空间,并返回(通过系统调用)到用户空间。

5.2 Code: Console output

向控制台写数据的 write 系统调用最终会到达 uartputc(kernel/uart.c:87)。设备驱动维护了一个输出缓冲区(uart_tx_buf),这样写入过程就不需要等待 UART 完成发送;相反,uartputc 将每个字符追加到缓冲区,调用 uartstart 来启动设备发送(如果还没有的话),然后返回。Uartputc 只有在缓冲区满的时候才会等待。

每次 UART 发送完成一个字节,它都会产生一个中断。uartintr 调用 uartstart, uartintr 检查设备是否真的发送完毕,并将下一个缓冲输出字符交给设备,每当 UART 发送完一个字节,就会产生一个中断。因此,如果一个进程向控制台写入多个字节,通常第一个字节将由 uartputc s 调用 uartstart 发送,其余的缓冲字节将由 uartintr 调用 uartstart 发送,因为发送完成中断到来。

uartintr 调用 uartstart,uartintr 查看设备是否真的发送完成,并将下一个缓冲输出字符交给设备,每当 UART 发送完一个字节,就会产生一个中断。因此,如果一个进程向控制台写入多个字节,通常第一个字节将由 uartputc 对 uartstart 的调用发送,其余的缓冲字节将随着发送完成中断的到来由 uartintr 的 uartstart 调用发送。

有一个通用模式需要注意,设备活动和进程活动需要解耦,这将通过缓冲和中断来实现。控制台驱动程序可以处理输入,即使没有进程等待读取它;随后的读取将看到输入。同样,进程可以发送输出字节,而不必等待设备。这种解耦可以通过允许进程与设备 I/O 并发执行来提高性能,当设备速度很慢(如 UART)或需要立即关注(如打印键入的字节)时,这种解耦尤为重要。这个 idea 有时被称为 I/O 并发。

5.3 Concurrency in drivers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 consoleread 和 consoleintr 中会调用 acquire。acquire 调用会获取一个锁,保护控制台驱动的数据结构不被并发访问。这里有三个并发风险:不同 CPU 上的两个进程可能会同时调用 consoleread; 硬件可能会在一个 CPU 正在执行 consoleread 时,向该 CPU 抛出一个控制台(实际上是 UART)中断;硬件可能会在 consoleread 执行时向另

一个 CPU 抛出一个控制台中断。第 6 章探讨锁如何在这些情况下提供帮助。

需要关注驱动并发安全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进程可能正在等待来自设备的输入,但是此时该进程已经没有在运行(被切换)。因此,中断处理程序不允许知道被中断的进程或代码。例如,一个中断处理程序不能安全地用当前进程的页表调用 copyout。中断处理程序通常只做相对较少的工作(例如,只是将输入数据复制到缓冲区),并唤醒*上半部分*代码来做剩下的工作。

5.4 Timer interrupts

Xv6 使用定时器中断来维护它的时钟,并使它能够切换正在运行的进程; usertrap 和 kerneltrap 中的 yield 调用会导致这种切换。每个 RISC-V CPU 的时钟硬件都会抛出时钟中断。Xv6 对这个时钟硬件进行编程,使其定期中断相应的 CPU。

RISC-V 要求在机器模式下处理定时器中断,而不是监督者模式。RISCV 机器模式执行时没有分页,并且有一套单独的控制寄存器,因此在机器模式下运行普通的 xv6 内核代码是不实用的。因此,xv6 对定时器中断的处理与上面谈到的 trap 机制完全分离了。

在 main 执行之前的 start.c,是在机器模式下执行的,设置了接收定时器中断 (kernel/start.c:57)。一部分工作是对 CLINT 硬件(core-local interruptor)进行编程,使其 每隔一定时间产生一次中断。另一部分是设置一个类似于 trapframe 的 scratch 区域,帮助 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保存寄存器和 CLINT 寄存器的地址。最后,start 将 mtvec 设置为 timervec,启用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中断可能发生在用户或内核代码执行的任何时候; 内核没有办法在关键操作中禁用定时器中断。因此, 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必须以保证不干扰被中断的内核代码的方式进行工作。基本策略是处理程序要求 RISC-V 引发一个软件中断并立即返回。RISC-V 用普通的trap 机制将软件中断传递给内核, 并允许内核禁用它们。处理定时器中断产生的软件中断的代码可以在 devintr(kernel/trap.c:204)中看到。

机器模式的定时器中断向量是 **timervec**(kernel/kernelvec.S:93)。它在 **start** 准备的 **scratch** 区域保存一些寄存器,告诉 **CLINT** 何时产生下一个定时器中断,使 RISC-V 产生一个软件中断,恢复寄存器,然后返回。在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中没有 C 代码。

5.5 Real world

Xv6 允许在内核和用户程序执行时使用设备和定时器中断。定时器中断可以强制从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进行线程切换(调用 yield),即使是在内核中执行。如果内核线程有时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计算,而不返回用户空间,那么在内核线程之间公平地对 CPU 进行时间划分的能力是很有用的。然而,内核代码需要注意它可能会被暂停(由于定时器中断),然后在不同的 CPU 上恢复,这是 xv6 中一些复杂的根源。如果设备和定时器中断只发生在执行用户代码时,内核可以变得更简单一些。

在一台典型的计算机上支持所有设备的全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设备很多,设备有很多功能,设备和驱动程序之间的协议可能很复杂,而且文档也不完善。在许多操作系统中,驱动程序所占的代码比核心内核还多。

在一台正常的计算机上支持所有设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设备很多,设备有很多功能,设备和驱动程序之间的协议可能很复杂,而且文档也不完善。在许多操作系统中,驱动程序所占的代码比核心内核还多。

UART 驱动器通过读取 UART 控制寄存器,一次检索一个字节的数据;这种模式被称为编程 I/O,因为软件在驱动数据移动。程序化 I/O 简单,但速度太慢,无法在高数据速率下使用。需要高速移动大量数据的设备通常使用直接内存访问(DMA)。DMA 设备硬件直接将传入数据写入 RAM,并从 RAM 中读取传出数据。现代磁盘和网络设备都使用 DMA。DMA设备的驱动程序会在 RAM 中准备数据,然后使用对控制寄存器的一次写入来告诉设备处理准备好的数据。

UART 驱动器通过读取 UART 控制寄存器,一次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这种模式被称为编程 I/O,因为软件在控制数据移动。程序化 I/O 简单,但速度太慢,无法在高数据速率下使用。需要高速移动大量数据的设备通常使用**直接内存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 DMA)**。 DMA 设备硬件直接将传入数据写入 RAM,并从 RAM 中读取传出数据。现代磁盘和网络设备都使用 DMA。 DMA 设备的驱动程序会在 RAM 中准备数据,然后使用对控制寄存器的一次写入来告诉设备处理准备好的数据。

当设备在不可预知的时间需要关注时,中断是很有用的,而且不会太频繁。但中断对 CPU 的开销很大。因此,高速设备,如网络和磁盘控制器,使用了减少对中断需求的技巧。其中一个技巧是对整批传入或传出的请求提出一个单一的中断。另一个技巧是让驱动程序完全禁用中断,并定期检查设备是否需要关注。这种技术称为**轮询(polling)**。如果设备执行操作的速度非常快,轮询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设备大部分时间处于空闲状态,则会浪费 CPU 时间。一些驱动程序会根据当前设备的负载情况,在轮询和中断之间动态切换。

UART 驱动首先将输入的数据复制到内核的缓冲区,然后再复制到用户空间。这在低数据速率下是有意义的,但对于那些快速生成或消耗数据的设备来说,这样的双重拷贝会大大降低性能。一些操作系统能够直接在用户空间缓冲区和设备硬件之间移动数据,通常使用DMA。

5.6 Exercises

- 1、修改 uart.c, 使其完全不使用中断。你可能还需要修改 console.c。
- 2. 添加一个网卡驱动。

Chapter 6 Locking

大多数内核,包括 xv6,都会交错执行多个任务。多处理器硬件可以交错执行任务:具有多个 CPU 独立执行的计算机,如 xv6 的 RISC-V。这些多个 CPU 共享物理 RAM, xv6 利用共享来维护所有 CPU 读写的数据结构。这种共享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一个 CPU 读取一个数据结构,而另一个 CPU 正在中途更新它,甚至多个 CPU 同时更新同一个数据;如果不仔细设计,这种并行访问很可能产生不正确的结果或破坏数据结构被。即使在单处理器上,内核也可能在多个线程之间切换 CPU,导致它们的执行交错。最后,如果中断发生的时间不对,一个设备中断处理程序可能会修改与一些可中断代码相同的数据,从而破坏数据。并发一词指的是由于多处理器并行、线程切换或中断而导致多个指令流交错的情况。

内核中充满了并发访问的数据。例如,两个 CPU 可以同时调用 kalloc,从而并发地从空闲内存链表的头部 push。内核设计者喜欢允许大量的并发,因为它可以通过并行来提高性能,提高响应速度。然而,结果是内核设计者花了很多精力说服自己,尽管存在并发,但仍然是正确的。有很多方法可以写出正确的代码,有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更简单。以并发下的正确性为目标的策略,以及支持这些策略的抽象,被称为并发控制技术。

Xv6 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了很多并发控制技术,还有更多的可能。本章重点介绍一种 广泛使用的技术: 锁。锁提供了相互排斥的功能,确保一次只有一个 CPU 可以持有锁。如 果程序员为每个共享数据项关联一个锁,并且代码在使用某项时总是持有关联的锁,那么该项每次只能由一个 CPU 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锁保护了数据项。虽然锁是一种简单 易懂的并发控制机制,但锁的缺点是会扼杀性能,因为锁将并发操作串行化了。

本章的其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 xv6 需要锁. xv6 如何实现它们, 以及如何使用它们。

6.1 Race conditions

作为我们为什么需要锁的一个例子, 考虑两个进程在两个不同的 CPU 上调用 wait, wait 释放子进程的内存。因此, 在每个 CPU 上, 内核都会调用 kfree 来释放子进程的内存页。内核分配器维护了一个链表: kalloc() (kernel/kalloc.c:69)从空闲页链表中 pop 一页内存, kfree() (kernel/kalloc.c:47)将一页 push 空闲链表中。为了达到最好的性能, 我们可能希望两个父进程的 kfrees 能够并行执行, 而不需要任何一个进程等待另一个进程,但是考虑到 xv6 的 kfree 实现, 这是不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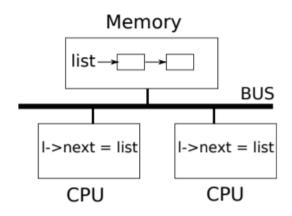


Figure 6.1: Simplified SMP architecture

图 6.1 更详细地说明了这种设置:链表在两个 CPU 共享的内存中, CPU 使用加载和存储指令操作链表。(在现实中,处理器有缓存,但在概念上,多处理器系统的行为就像有一个单一的共享内存一样)。如果没有并发请求,你可能会实现如下的链表 push 操作:

```
struct element{
2
     int data;
3
     struct element *next;
4
    };
   struct element *list = 0;
8
   push(int data)
10 {
11
    struct element *1;
12
13
   1 = malloc(sizeof *1);
14
   1->data = data;
15
   1->next = list;
16
    list = 1;
17 }
```

如果单独执行,这个实现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多个副本同时执行,代码就不正确。如果两个 CPU 同时执行 push,那么两个 CPU 可能都会执行图 6.1 所示的第 15 行,然后其中一个才执行第 16 行,这就会产生一个不正确的结果,如图 6.2 所示。这样就会出现两个 list元素,将 next 设为 list 的前值。当对 list 的两次赋值发生在第 16 行时,第二次赋值将覆盖第一次赋值;第一次赋值中涉及的元素将丢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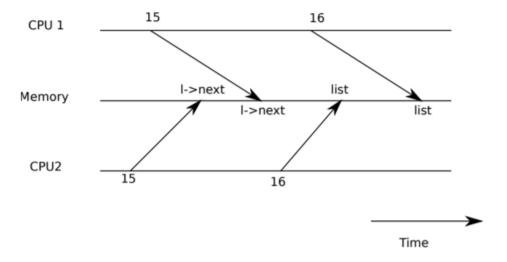


Figure 6.2: Example race

第 16 行的丢失更新是**竞争条件(race condition)**的一个例子。竞争条件是指同时访问一个内存位置,并且至少有一次访问是写的情况。竞争通常是一个错误的标志,要么是丢失

更新(如果访问是写),要么是读取一个不完全更新的数据结构。竞争的结果取决于所涉及的两个 CPU 的确切时间,以及它们的内存操作如何被内存系统排序,这可能会使竞争引起的错误难以重现和调试。例如,在调试 push 时加入 print 语句可能会改变执行的时机,足以使竞争消失。

避免竞争的通常方法是使用锁。锁确保了相互排斥,因此一次只能有一个 CPU 执行 push 的哪一行;这就使得上面的情况不可能发生。上面代码的正确 lock 版本只增加了几行代码。

```
struct element *list = 0;
    struct lock listlock;
8
9
    void
10
    push(int data)
11
12
     struct element *1;
13
     1 = malloc(sizeof *1);
14
     1->data = data;
15
     acquire(&listlock);
16
     1->next = list;
17
     list = 1;
18
    release(&listlock);
19
```

acquire 和 release 之间的指令序列通常被称为临界区。这里的锁保护 list。

当我们说锁保护数据时,我们真正的意思是锁保护了一些适用于数据的**不变式** *(invariant)* 集合。invariant 是数据结构的属性,这些属性在不同的操作中都得到了维护。通常情况下,一个操作的正确行为取决于操作开始时的 invariant 是否为真。操作可能会暂时违反 invariant,但必须在结束前重新建立 invariant。例如,在链表的情况下,invariant 是 list 指向列表中的第一个元素,并且每个元素的下一个字段指向下一个元素。push 的实现暂时违反了这个 invariant:在第 17 行,I 指向下一个 list 元素,但 list 还没有指向 I (在第 18 行重新建立)。我们上面所研究的竞争条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第二个 CPU 执行了依赖于链表 invariant 的代码,而它们被(暂时)违反了。正确地使用锁可以保证一次只能有一个 CPU 对关键部分的数据结构进行操作,所以当数据结构的 invariant 不成立时,没有 CPU 会执行数据结构操作。

你可以把锁看成是把并发的临界区**串行化(serializing)**的一种工具,使它们同时只运行一个,从而保护 invariant (假设临界区是独立的)。你也可以认为由同一个锁保护的临界区,相互之间是原子的,这样每个临界区都只能看到来自之前临界区的完整变化,而永远不会看到部分完成的更新。

虽然正确使用锁可以使不正确的代码变得正确,但锁会限制性能。例如,如果两个进程同时调用 kfree, 锁会将两个调用串行化,我们在不同的 CPU 上运行它们不会获得任何好处。我们说,如果多个进程同时想要同一个锁,就会发生冲突,或者说锁经历了争夺。内核

设计的一个主要挑战是避免锁的争用。Xv6 在这方面做得很少,但是复杂的内核会专门组织数据结构和算法来避免锁争用。例如链表,一个内核可以为每个 CPU 维护一个空闲页链表,只有当自己的链表为空时,并且它必须从另一个 CPU 获取内存时,才会接触另一个 CPU 的空闲链表。其他用例可能需要更复杂的设计。

锁的位置对性能也很重要。例如,在 push 中把 acquire 移到较早的位置是正确的:把 acquire 的调用移到第 13 行之前是可以的。这可能会降低性能,因为这样对 malloc 的调用也会被锁住。下面的 "Using locks"一节提供了一些关于在哪里插入 acquire 和 release 调用的指南。

6.2 Code: Locks

Xv6 有两种类型的锁: 自旋锁和睡眠锁。我们先说说自旋锁。Xv6 将自旋锁表示为一个结构体 spinlock (kernel/spinlock.h:2)。该结构中重要的字段是 locked, 当锁可获得时, locked 为零, 当锁被持有时, locked 为非零。从逻辑上讲, xv6 获取锁的的代码类似于:

```
21  void
22  acquire(struct spinlock *lk) // does not work!
23  {
24    for (;;){
25     if (lk->locked == 0){
26         lk->locked = 1;
27         break;
28     }
39    }
30 }
```

不幸的是,这种实现并不能保证多处理器上的相互排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个 CPU 同时到达 if 语句,看到 **lk->locked** 为零,然后都通过设置 **lk->locked = 1** 来抢夺锁。此时,两个不同的 CPU 持有锁,这就违反了互斥属性。我们需要的是让第 25 行和第 26 行作为一个原子(即不可分割)步骤来执行。

由于锁被广泛使用,多核处理器通常提供了一些原子版的指令。在 RISC-V 上,这条指令是 amoswap r, a。 amoswap 读取内存地址 a 处的值,将寄存器 r 的内容写入该地址,并将其读取的值放入 r 中,也就是说,它将寄存器的内容和内存地址进行了交换。它原子地执行这个序列,使用特殊的硬件来防止任何其他 CPU 使用读和写之间的内存地址。

Xv6 的 acquire (kernel/spinlock.c:22) 使用了可移植的 C 库调用_sync_lock_test_and_set,它本质上为 amoswap 指令;返回值是 lk->locked 的旧(交换)内容。acquire 函数循环交换,重试(旋转)直到获取了锁。每一次迭代都会将 1 交换到 lk->locked 中,并检查之前的值;如果之前的值为 0,那么我们已经获得了锁,并且交换将 lk->locked 设置为 1。如果之前的值是 1,那么其他 CPU 持有该锁,而我们原子地将 1 换成 lk->locked 并没有改变它的值。

一旦锁被获取,**acquire** 就会记录获取该锁的 CPU,这方便调试。**lk->cpu** 字段受到锁的保护,只有在持有锁的时候才能改变。

函数 release (kernel/spinlock.c:47)与 acquire 相反: 它清除 lk->cpu 字段, 然后释放锁。从概念上讲,释放只需要给 lk->locked 赋值为 0。C 标准允许编译器用多条存储指令来实现赋值,所以 C 赋值对于并发代码来说可能是非原子性的。相反, release 使用 C 库函数_sync_lock_release 执行原子赋值。这个函数也是使用了 RISC-V 的 amoswap 指令。

6.3 Code: Using locks

Xv6 在很多地方使用锁来避免竞争条件。如上所述,**kalloc** (kernel/kalloc.c:69) 和 **kfree** (kernel/kalloc.c:47)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试试练习 1 和 2,看看如果这些函数省略了锁会发生什么。你可能会发现很难触发不正确的行为,这说明很难可靠地测试代码是否没有锁定错误和竞争。xv6 也会有一些竞争。

使用锁的一个难点是决定使用多少个锁,以及每个锁应该保护哪些数据和 invariant。有几个基本原则。首先,任何时候,当一个 CPU 在另一个 CPU 读写数据的同时,写入变量,都应该使用锁来防止这两个操作重叠。其次,记住锁保护的是 invariant: 如果一个 invariant 涉及到多个内存位置,通常需要用一个锁保护所有的位置,以确保 invariant 得到维护。

上面的规则说了什么时候需要锁,但没说什么时候不需要锁,为了效率,不要太多锁,因为锁会降低并行性。如果并行性不重要,那么可以只安排一个线程,而不用担心锁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内核可以在多处理器上像这样做,通过一个单一的锁,这个锁必须在进入内核时获得,并在退出内核时释放(尽管系统调用,如管道读取或等待会带来一个问题)。许多单处理器操作系统已经被改造成使用这种方法在多处理器上运行,有时被称为"大内核锁",但这种方法牺牲了并行性:内核中一次只能执行一个 CPU。如果内核做任何繁重的计算,那么使用一组更大的更精细的锁,这样内核可以同时在多个 CPU 上执行,效率会更高。

作为粗粒度锁的一个例子, xv6 的 kalloc.c 分配器有一个单一的空闲页链表,由一个锁保护。如果不同 CPU 上的多个进程试图同时分配内存页,每个进程都必须通过在 acquire 中自旋来等待获取锁。自旋会降低性能,因为这是无意义的。如果对锁的争夺浪费了很大一部分 CPU 时间,也许可以通过改变分配器的设计来提高性能,使其拥有多个空闲页链表,每个链表都有自己的锁,从而实现真正的并行分配。

作为细粒度锁的一个例子, xv6 对每个文件都有一个单独的锁, 这样操作不同文件的进程往往可以不等待对方的锁就可以进行。如果想让进程同时写入同一文件的不同区域, 文件锁方案可以做得更细。最后, 锁粒度的决定需要考虑性能以及复杂性。

在后面的章节解释 xv6 的每个部分时,会提到 xv6 使用锁来处理并发性的例子。作为预览,图 6.3 列出了 xv6 中所有的锁。

6.4 Deadlock and lock ordering

如果一个穿过内核的代码路径必须同时持有多个锁,那么所有的代码路径以相同的顺序获取这些锁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有死锁的风险。假设线程 T1 执行代码 path1 并获取锁 A,线程 T2 执行代码 path2 并获取锁 B,接下来 T1 会尝试获取锁 B,T2 会尝试获取锁 A,这两次获取都会无限期地阻塞,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另一个线程都持有所需的锁,并且不会释放它,直到它的获取返回。为了避免这样的死锁,所有的代码路径必须以相同的顺序获取锁。对全局锁获取顺序的需求意味着锁实际上是每个函数规范的一部分:调用者调

用函数的方式必须使锁按照约定的顺序被获取。

由于 sleep 的工作方式(见第 7 章),Xv6 有许多长度为 2 的锁序链,涉及到进程锁(struct proc 中的锁)。例如,consoleintr(kernel/console.c:138)是处理类型化字符的中断 routine。当一个新数据到达时,任何正在等待控制台输入的进程都应该被唤醒。为此,consoleintr 在调用 wakeup 时持有 cons.lock,以获取进程锁来唤醒它。因此,全局避免死锁的锁顺序包括了 cons.lock 必须在任何进程锁之前获取的规则。文件系统代码包含 xv6 最长的锁链。例如,创建一个文件需要同时持有目录的锁、新文件的 inode 的锁、磁盘块缓冲区的锁、磁盘驱动器的 vdisk_lock 和调用进程的 p->lock。为了避免死锁,文件系统代码总是按照上一句提到的顺序获取锁。

Lock	Description
bcache.lock	Protects allocation of block buffer cache entries
cons.lock	Serializes access to console hardware, avoids intermixed output
ftable.lock	Serializes allocation of a struct file in file table
icache.lock	Protects allocation of inode cache entries
vdisk_lock	Serializes access to disk hardware and queue of DMA descriptors
kmem.lock	Serializes allocation of memory
log.lock	Serializes operations on the transaction log
pipe's pi->lock	Serializes operations on each pipe
pid_lock	Serializes increments of next_pid
proc's p->lock	Serializes changes to process's state
tickslock	Serializes operations on the ticks counter
inode's ip->lock	Serializes operations on each inode and its content
buf's b->lock	Serializes operations on each block buffer

Figure 6.3: Locks in xv6

遵守全局避免死锁的顺序可能会非常困难。有时锁的顺序与逻辑程序结构相冲突,例如,也许代码模块 M1 调用模块 M2,但锁的顺序要求 M2 中的锁在 M1 中的锁之前被获取。有时锁的身份并不是事先知道的,也许是因为必须持有一个锁才能发现接下来要获取的锁的身份。这种情况出现在文件系统中,因为它在路径名中查找连续的组件,也出现在wait 和 exit 的代码中,因为它们搜索进程表寻找子进程。最后,死锁的危险往往制约着人们对锁方案的细化程度,因为更多的锁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死锁机会。避免死锁是内核实现的重要需求。

6.5 Locks and interrupt handlers

一些 xv6 自旋锁保护的数据会被线程和中断处理程序两者使用。例如, clockintr 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可能会在内核线程读取 sys_sleep (kernel/sysproc.c:64)中的 ticks 的同时,递增 ticks (kernel/trap.c:163)。锁 tickslock 将保护两次临界区。

自旋锁和中断的相互作用带来了一个潜在的危险。假设 sys_sleep 持有 tickslock,而它的 CPU 被一个定时器中断。 clockintr 会尝试获取 tickslock,看到它被持有,并等待它被释放。在这种情况下,tickslock 永远不会被释放:只有 sys_sleep 可以释放它,但 sys_sleep 不会继续运行,直到 clockintr 返回。所以 CPU 会死锁,任何需要其他锁的代码也会冻结。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中断处理程序使用了自旋锁,CPU 决不能在启用中断的情况下持有该锁。Xv6 比较保守:当一个 CPU 获取任何锁时,xv6 总是禁用该 CPU 上的中断。中断仍然可能发生在其他 CPU 上,所以一个中断程序获取锁会等待一个线程释放自旋锁;它们不在同一个 CPU 上。

xv6 在 CPU 没有持有自旋锁时重新启用中断;它必须做一点记录来应对嵌套的临界区。acquire 调用 push_off(kernel/spinlock.c:89)和 release 调用 pop_off(kernel/spinlock.c:100)来跟踪当前 CPU 上锁的嵌套级别。当该计数达到零时,pop_off 会恢复最外层临界区开始时的中断启用状态。intr off 和 intr on 函数分别执行 RISC-V 指令来禁用和启用中断。

在设置 **Ik->locked** 之前,严格调用 **push_off** 是很重要的(kernel/spinlock.c:28)。如果两者反过来,那么在启用中断的情况下,锁会有一个窗口(未锁到的位置),在未禁止中断时持有锁,不幸的是,一个定时的中断会使系统死锁。同样,释放锁后才调用 **pop_off** 也很重要(kernel/spinlock.c:66)。

6.6 Instruction and memory ordering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程序是按照源代码语句出现的顺序来执行的。然而,许多编译器和 CPU 为了获得更高的性能,会不按顺序执行代码。如果一条指令需要很多周期才能完成, CPU 可能会提前发出该指令,以便与其他指令重叠,避免 CPU 停顿。例如, CPU 可能会注意到在一个串行序列中,指令 A 和 B 互不依赖。 CPU 可能先启动指令 B,这是因为它的输入在 A 的输入之前已经准备好了,或者是为了使 A 和 B 的执行重叠。 编译器可以执行类似的重新排序,在一条语句的指令之前发出另一条语句的指令,由于它们原来的顺序。

编译器和 CPU 在 re-order 时遵循相应规则,以确保它们不会改变正确编写的串行代码的结果。然而,这些规则确实允许 re-order,从而改变并发代码的结果,并且很容易导致多处理器上的不正确行为[2,3]。CPU 的 ordering 规则称为内存模型。

例如,在这段 push 的代码中,如果编译器或 CPU 将第 4 行对应的存储移到第 6 行释放后的某个点,那将是一场灾难。

```
1  l = malloc(sizeof *1);
2  l->data = data;
3  acquire(&listlock);
4  l->next = list;
5  list = 1;
6  release(&listlock);
```

如果发生这样的 re-order,就会有一个窗口,在这个窗口中,另一个 CPU 可以获取锁并观察更新的链表,但看到的是一个未初始化的 **list->next**。

为了告诉硬件和编译器不要执行这样的 re-ordering, xv6 在获取(kernel/spinlock.c:22) 和释放(kernel/spinlock.c:47)中都使用了__sync_synchronize()。__sync_synchronize() 是一个*内存屏障(memory barrier)*: 它告诉编译器和 CPU 不要在屏障上 re-order 加载或存储。xv6 中的屏障几乎在所有重要的情况下都会 acquire 和 release 强制顺序,因为 xv6 在访问共享数据的周围使用锁。第 9 章讨论了一些例外情况。

6.7 Sleep locks

有时 xv6 需要长时间保持一个锁。例如,文件系统(第 8 章)在磁盘上读写文件内容时,会保持一个文件的锁定,这些磁盘操作可能需要几十毫秒。如果另一个进程想获取一个自旋锁,那么保持那么长的时间会导致浪费,因为获取进程在自旋的同时会浪费 CPU 很长时间。自旋锁的另一个缺点是,一个进程在保留自旋锁的同时不能让出 CPU; 我们希望做到这一点,这样其他进程可以在拥有锁的进程等待磁盘的时候使用 CPU。在保留自旋锁的同时让出是非法的,因为如果第二个线程试图获取自旋锁,可能会导致死锁; 因为获取自旋锁不会让出 CPU,第二个线程的自旋可能会阻止第一个线程运行并释放锁。在持有锁的同时让出也会违反在持有自旋锁时中断必须关闭的要求。因此,我们希望有一种锁,在等待获取的过程中产生 CPU,并在锁被持有时允许让出 cpu(和中断)。

Xv6 以**睡眠锁(sleep-locks)**的形式提供了这样的锁。acquiresleep(kernel/sleeplock.c:22) 在等待的过程中让出 CPU,使用的技术将在第 7 章解释。在高层次上,sleep-lock 有一个由 spinlock 保护的锁定字段,而 acquiresleep 对 sleep 的调用会原子性地让出 CPU 并释放 spinlock。其结果是,在 acquiresleep 等待时,其他线程可以执行。

Xv6 以睡眠锁的形式提供了这样的锁。 acquiresleep(kernel/sleeplock.c:22)在等待的过程中让出 CPU,使用的技术将在第 7 章解释。在高层次上,睡眠锁有一个由 spinlock 保护的 locked 字段,而 acquiresleep 对 sleep 的调用会原子性地让出 CPU 并释放 spinlock。其结果是,在 acquiresleep 等待时,其他线程可以执行。

因为睡眠锁会使中断处于启用状态,所以不能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使用睡眠锁。因为 acquiresleep 可能会让出 CPU, 所以睡眠锁不能在 spinlock 临界区内使用 (虽然 spinlocks 可以在睡眠锁临界区内使用)。

自旋锁最适合短的临界区,因为等待它们会浪费 CPU 时间;睡眠锁对长时间的操作很有效。

6.8 Real world

尽管对并发基元和并行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但使用锁进行编程仍然具有挑战性。通常最好的方法是将锁隐藏在更高级别的构造中,比如同步队列,但 xv6 没有这样做。如果您使用锁编程,明智的做法是使用一个可以识别竞争条件的工具,因为很容易错过一个需要锁的invariant。

大多数操作系统都支持 POSIX 线程(Pthreads),它允许一个用户进程在不同的 CPU 上有多个线程并发运行。Pthreads 对用户级锁、屏障(barriers)等都有支持。支持 Pthreads 需要操作系统的支持。例如,如果一个 pthread 在系统调用中阻塞,同一进程的另一个 pthread 应该可以在该 CPU 上运行。另一个例子,如果一个 pthread 改变了进程的地址空间(例如,映射或取消映射内存),内核必须安排同一进程中其他线程,在其他 CPU 更新它们的硬件页表以反映地址空间的变化。

在没有原子指令的情况下实现锁是可能的[8], 但成本很高, 而且大多数操作系统都使用原子指令。

如果多个 CPU 试图在同一时间获取同一个锁,那么锁的代价会很高。如果一个 CPU 在它的本地缓存中缓存了一个锁,而另一个 CPU 必须获取该锁,那么更新持有该锁的缓存行的原子指令必须将该行从一个 CPU 的缓存中移到另一个 CPU 的缓存中,也许还会使该缓存行的任何其他副本无效。从另一个 CPU 的缓存中获取缓存行的成本可能比从本地缓存中获取行的成本高几个数量级。

为了避免与锁有关的消耗, 许多操作系统都采用无锁的数据结构和算法[5, 10]。例如, 可以实现像本章开头的链表, 在链表搜索过程中不需要锁, 插入一个项目时, 只需要一条原子指令就可以在链表中。不过, 无锁编程比有锁编程更复杂, 例如, 必须担心指令和内存的 re-order 问题。有锁编程已经很难了, 所以 xv6 没有使用无锁编程来额外复杂性。

6.9 Exercises

- 1. 删去 **kalloc**(kernel/kalloc.c:69)中对 **acquire** 和 **release** 的调用。这似乎会给调用 **kalloc** 的 内核代码带来问题;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当你运行 xv6 时, 和你想的一样吗? 运行 **usertests** 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看到问题,为什么没有呢? 看看你是否可以通过在 **kalloc** 的关键部分插入 dummy loops¹⁰来引发问题。
- 2、假设你在 **kfree** 中注释了 lock (在恢复 kalloc 的 lock 之后)。现在可能出了什么问题? kfree 中缺少锁是否比 kalloc 中的危害小?
- 3、如果两个 CPU 同时调用 **kalloc**, 其中一个就要等待另一个, 这对性能不利。修改 kalloc.c, 使其具有更多的并行性, 这样不同 CPU 对 kalloc 的同时调用就可以进行, 而不需要等待对方。
- 4、使用大多数操作系统都支持的 POSIX 线程编写一个并行程序。例如,实现一个并行哈希表,并测量 put/get 的数量是否随着核心数的增加而增加。
- 5、在 xv6 中实现 Pthreads 的一个子集。即实现用户级线程库,使一个用户进程可以有 1 个以上的线程,并安排这些线程可以在不同的 CPU 上并行运行。提出一个设计,正确处理线程进行阻塞系统调用和改变其共享地址空间的问题。

¹⁰ 无限循环